

# 解釋・經過・等會



李敖——

研究資料集刊5



寂寞餘花落舊紅

---

# 《李敖研究资料集刊》总序

一阵旋风经过，只留下惊愕者在凌乱中摸索与重建。

李敖先生辞世后的这些年，对于他的读者、听众、学生乃至信徒而言，无疑是充满遗憾和惋惜的。李敖先生还有太多想做的事没有做，还有太多要写的书没有写，不管是对作者还是读者而言，这都是难以释怀的。我们固然不能替李敖续写这些伟大惊人的篇章，但我们也没有停下传递李敖精神的脚步，从李敖网站、李敖研究论坛到大李敖全集，一批批李敖研究者不断努力，从一个个文字、一张张图片、一则则新闻，到一段段评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专书，李敖研究者就这样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李敖精神，我们坚信，李敖的精神与思想将以这种形式永远存在下去。

自互联网兴起的几十年来，两岸的李敖研究者为我们留下来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在形式上虽不同于专业学者著作，但在内容上却远胜许多所谓学者剪刀浆糊之作。然而随着网站的查封，人员的流散，很多资料丢失了。而由于消息的闭锁，许多与李敖相关的文章和报导也散落在互联网的各个角落，不为李敖研究者所易见。有

---

鉴于此，我们决定发行《李敖研究资料集刊》，内容采集范围涵盖名家文章、读者作品、媒体报导，谨将其中有助于李敖研究的文章和资料拣选成辑，定期推出，既不捐前贤之功，又可广后来之闻。其中的一些资料，或许会在将来单独结集发行。同时，也希望读者可以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创造出更多的成绩，如有佳作，欢迎随时投稿。另如涉及版权问题，请及时通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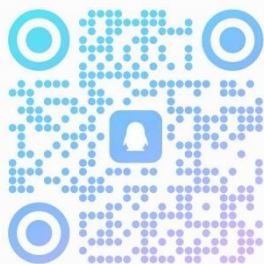
最后，仅以此集刊献给九十岁的李敖先生。

辰之 二〇二五年三月一日

# 月份牌



李敖星火  
群号: 578505007



## 李敖星火 QQ 群

群内有海量李敖相关资料，同时聚集着众多李敖资深读者，能够为李敖读者提供交流与学习的极佳场所，期待您的加入。

## 大李敖全集 5.0

由 wjm\_tcy 等众多李敖研究者耗时十余年，集大量人力物力制成，汇聚李教书籍、影音三千一百四十余万字的大李敖全集 5.0 版本已于 2023 年正式上线，诚为李敖研究提供极大便利。  
搜索 <https://books.leeao.net>，即可在线浏览。

## AI 李敖

AI 李敖基于 deepseekr1671B 大模型，使用的知识库为《大李敖全集 5.0》，可帮助读者回答大量李敖相关问题。  
国内地址: [ai.leeao.net](http://ai.leeao.net)  
国外地址:  
[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https://huggingface.co/spaces/aihuashanying/ai_leeao)

---

# 目录

汪荣祖对王晴佳回应的回应	1
学我者死	10
答贺兄书	15
李敖著作被抄袭的背后——谈谈学术的形式与傲慢	23
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虚无——读李敖《北京法源寺》有感 兼议北京城市建设	35
于细微处见李敖	40
痛惜友人 李敖过世有感	48
李戡谈父亲李敖：骂人是他的一种言语策略	52
李敖李戡妙语连珠 剖白写作历程及父子相处之道	60
潇洒不羁的百面李敖	63
李敖走远了，我想念他	71
四月廿五日：李敖七十六岁生日·回顾多年藏书	76
李敖立法院惊奇之旅 曾带催泪瓦斯进议场	94
台北寻访：李敖印象拼图	98
“自媒体人”李敖，从作家到表演家的演变	107

---

把对手当对手：对李敖的一点感念	112
文化英雄的崛起与陨落：我所知道的李敖大师（修正全文版）	115
对李敖言论的中方取舍和海外评说	121
后继无人的棒子	136
中央心战指导会报五十五年主席指示事项执行汇报（1967.06）	140
救国团参与国民党中央心战指导会报第九心战小组活动，除对「大陆青年进行心战工作外」，辅导国内青年及学生社团举行支援大陆青年反共革命运动（1967.6.28）	146
中国国民党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查禁殷海光书籍 令救国团组织学者专家巡回演讲共组训高中教师两百二十人至各暑期青年营队与学校 批判殷海光、李敖、彭明敏等人思想	153
李戡 2020 年 3 月 17 日脸书	160
王世坚 2020 年 3 月 17 日脸书	168
李敖周年祭	169
李敖捐助珍藏中国美术精品 极富慈善拍卖意义	174
编辑室报告	178



## 汪榮祖對王晴佳回应的回应

汪榮祖

我于三十余年前就会与文史界的一些朋友提倡书评写作,然而这么多年来,由于人情世故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华语世界里的书评风



王晴佳

气至今仍远远不如西方世界那样蓬勃。各类学术期刊,即使有书评,亦寥若辰星,聊胜于无。今次中研院近史所《集刊》改版,并大幅增强书评的篇幅,不禁令人望风鼓舞。学术书评不仅仅是与作者商榷,更有助于学术标准的建立,使草率与严谨之作有所区别,使出版品中可能有的

错误事实、混淆的概念、不通的逻辑得到纠正,以嘉惠广大的读者。

我应《集刊》编辑委员会之嘱,评论王晴佳的新著《台湾史学 50 年, 1950-2000: 传承、方法、趋向》,虽集中评书,不提作者,但毕竟书是人所写,难免不牵扯到人情。晴佳提到我们相识几二十年,并尽量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避免意气,令人感佩。遗憾的是「意气」仍

然不断外露,以致于视我的评论为「教训」,为「文革」式的语言;说我的评论「似乎没有讨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而又抱怨我「给予」太多,而他「愧不敢当」,客气地拒绝了我的批评,甚至影射我的评论「为了展现自己的学问」。晴佳回应的心态以及他的「反唇相向」,我全能理解,也不以为意。但是他的回应引起更多的问题,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佳所谓见仁见智,并不能回避真假对错;说一个没有完成的学术计划,「划下了一个光彩的句号」,绝对是不合适的,绝无见仁见智的余地。

写一本五十年的台湾史学通史,理当对整体有所了解;我在评论时指出,若不能作「总体评述」,至少要对「整体有所观察、有所了解、有所分析有所



汪荣祖

识见」,尤其作者「希望能指出其发展的渊源、变化之原因和未来的趋向」,更不能不对半世纪以来的台湾史学有所「概括和评介」。佳在回应中却说,他不作「总体评述」别有所指,因而说我的评论「脱离语境」,还加注说就是「断章取义」,但因「言太重,此处不用」。



说不用而实用之何其高明；晴佳在书中所述，常令人感到「雾煞煞」，今更令人感到茫然不知断了何章，取了何意？

历史分期难以精确，只是为了叙事的方便，原本无多可议，并不是晴佳所说「实质」所在；可议的是从一期到另一期的发展、转折与走向。佳可以只谈五十年来的台湾史学，但却不能说五十年前台湾没有史学；殖民地时代的史学，就像殖民地时代的历史，仍然是台湾的一部份。佳认为，这一部份的史学与五十年来的史学毫不相干；即使如此，也应有个交代，是否台湾史学在 1950 年仍然是一片荒芜，必须「初创」？再说所谓「初创」的史学，既然于战后来自大陆，就史学本身而言，已非初创，只是将创之有年的史学转移到台湾；既然认为台湾史学是民国史学的一部份，便不能视为「初创」，更何况战后是 1945 年开始的，为什么到 1950 年才「初创」？初创在此乃作茧自缚的用词，实在没有必要再强作辩解。

傅斯年在初创时期提倡所谓「科学史学」，有其明确的内容；傅氏是要藉充分而可靠的史料，把史学建设成像生物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严谨的学问。此并非傅氏初创，早在 1903 年英国史学家布雷(J. B. Bury)就在他著名的演说里宣布：「历史是科学，不多也不少。」([history] is herself simply ascience, no less and no

more.) 布氏所谓的科学, 指的就是自然科学, 他认为史家应据可获致的史料, 像自然科学家一样, 建立严密的历史因果关系, 这当然是无法实现的「高贵梦想」。因而傅斯年原想要藉史料建立的「科学史



傅斯年  
(1896-1950)

学」, 也不幸成为以史料编辑为主的「史科学派」, 引起「乾嘉余孽」之识, 才有 1960 年代以后走向社会科学史学的转折。如果按照晴佳所说, 科学史学成功地建立, 而后有转折, 则

成功建立的「科学史学」又是什么? 收集、编排、考订史料也是「科学史学」? 若然, 则中国在乾嘉、在两宋就有了「科学史学」? 晴佳在回应里仍不能理解此一转折, 令我困惑。他自己也用「社会科学史学」一词, 以与「科学史学」有所区分, 却混为一谈, 造成紊乱, 以致于未能理解我提沈刚伯先生的用意。又说「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科学史学, 归为民族主义史学的一种」, 则又是什么「科学史学」? 佳如肯再想想傅斯年的科学史学何所指, 就不至于说我的理解单一与狭隘了。

我认为一本总结五十年来台湾史学的作品,尤其标榜「传承、方法、趋向」,内容应该讲究均衡,然而晴佳在回应里坚持「厚今薄古」有理,并举司马迁等人为例。太史公有鉴于上古渺茫,「荐绅先生难言之」,所以从略。晴佳「薄古」的理由,只是他「个人的兴趣」。他的「古」很「近」,又标出「传承」为主题,如何「薄」得?我所能想到的是,晴佳虽走访了至少有36人之多,但已经访谈不到傅斯年那一辈人。晴佳说用了一百多种文献,但就此题目而言,绝不能说多,只嫌少,是经过选择的,而选择难免不受到访谈的指引,更何况有些资料根本没有好好去读。所以,我在书评中才说,此书在相当程度上依靠访谈。晴佳若不依靠访谈,独立判断,文责自负,也不至于在回应中会担心「连累」访谈者的声誉。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回应里把与我的「闲聊」,也算作访谈。我一直以为学术性访谈是很正式的,像口述历史一样,有一定的步骤与方法,希望他声称的36个以上访谈,不至于像我和他的闲聊那样随便。

我与晴佳闲聊时,的确提醒过他不能忽视何炳棣对台湾社会科学史学的影响,可惜他在回应里仍然坚持何先生只值得他在一个小注中一提。晴佳似乎不知何先生另有中文著作:在香港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以及在台北出版的《中国会馆史论》。何先生

的两本英文书,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中国人口史论》), 与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明清社会史论》), 前书最近才有中译本, 后书虽然至今尚无完整的中译本, 但英文本并不是障碍; 据我所知, 数十年来在台湾凡治中国社会



许倬云

经济史者, 鲜有不会读过何氏这两本英文著作者, 佳不妨对台湾的社会经济史学者作一全面的访谈, 看看有没有人没有读过何先生的书。就是为晴佳作序的许倬云先生, 所

著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bility, 722-222 B. C.* (《先秦社会史论》) 也受到何先生英文著作的启示与影响, 并在序文里「非常感激 P. T. Ho 教授的鼓励」(页 viii)。

晴佳在回应中又说:「何先生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并不喜欢在台湾各大学演讲」, 根本是道听涂说。记得早在 1959 年我在台大读书时, 何先生就曾在文学院二楼的大教室讲演中国人口问题, 由沈刚

伯院长主持,教授与学生济济一堂。1965年何先生访台,报章会大篇幅的报导(我尚留有剪报)前两年何先生到南港作「萧公权讲座」之余,又到台大作了一次公开演讲。这仅仅是我所知的演讲,何先生在台湾演讲应绝不仅此。何先生并没有不喜欢在台湾各大学演讲,则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就令人费解了。就社会科学史学而言,何炳棣对台湾史学界的影响绝非黄仁宇所能比。何氏于1995年由联经出版的《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一书,就是献给包括台湾在内「已故、健在政治中国经济、社会史的三代学人」。何炳棣岂仅是美国的「汉学家」而已,何况何先生一向不以汉学家自居。

晴佳在回应中提到李敖,说是「其志博大,并不会栖身于区区史学界」,这是客气的说法,如肯坦白地说,就是李敖与史学无关,所以不提。其实,晴佳在书中谈乡土文学时提到的那些人,恐怕也不会栖身于「区区」史学界罢。李敖不仅是史学科班出身,他的大学毕业论文有关宋代婚姻法的研究,已见他



姚从吾

(1894-1970)





《胡適評傳》《胡適研究》

在史學上的功力，他受到胡適與姚從吾的青睞，不是偶然的。他所寫的《胡適研究》、《胡適評傳》、《孫逸仙與西化醫學》等書，難道不能算作史學著作而一筆不提？他又是 1960 年代台灣中西文化論戰的主角，論戰的內容也不能說與史學無關。固然，李敖

「其志博大」，不願作專業史家，但他強烈的社會與政治批判，也未嘗與史學無關。也是台大歷史系出身的楊照，就有慧眼在文章中寫出李敖言必有據的「罵人」風格，具有乾嘉考據的功夫。李敖是台大歷史系同學中最特立獨行之人，整個中國大陸史學界也沒有出過這一號人物，應是史學史作者饒有趣味的題材，可惜晴佳不以失之為憾。

最出我意表的是，晴佳在回應中說我「提拔」錢鍾書為史學大師，真不知今日誰能「提拔」錢先生。晴佳認為我仿照錢先生的文體（俗稱文言）寫書，就是「嚴然把錢鍾書視為當代一史學大師」，這種邏輯實在難懂。晴佳如果翻過《管錐編》，應知錢先生如何討論史學經典，以及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為什麼不能涉足史壇？史學家是否也可以涉

足文坛?以史学史研究为专业的人都知道,无论从中外史学的旧传统到后现代,文与史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家论史,一定要「提拔」他为史学大师吗?我会长篇介绍钱锺书对史学的看法,明言「邻壁之光,堪借照焉」,也就是说,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钱锺书,他的史学观点值得史学家们参考。晴佳应悔失言才是。



钱锺书

(1910-1998)

晴佳以旅美大陆学者,研究台湾史学,写成专书,其自信值得肯定。但是我深感此书所述,过于片面,有欠深入理解与仔细查证。我在书评中只论荣大者的实质问题,许多细节都没有提到,例如,晴佳误以为胡适研究《水经注》是为了「考订版本」(页16),不知他实为审判戴震是否抄袭赵一清《水经注》校本此一公案,目的是为了白止谤。杜维运的《与西方史家论中国史学》一书,内容是针对若干西方史家误解中国史学而有所辩正,并不是如晴佳所说:「希图在西学冲击的背景下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前景。」(页68)类此未读原书而骤下断语,也应该是属于严肃的「实质性」问题,不容轻忽。

# 学我者死

贺三声（B站、油管同名帐号）

我总觉得，完全是因为有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物的才气纵横，方使得某些学科成为过去不少人的志愿。各位看傅斯年和顾颉刚的文章，哪怕学识欠佳，也能读得兴味盎然（不信请翻阅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傅斯年〈战国子家叙论〉）。再看现在的学术论文，呵，台湾有阵子流行说，课本上的古代文章，跟现在网上发的「废文」差不多。恐怕后人看到现在这些论



胡适

(1891-1962)

文，更要感叹，这才叫废文好吗？搬弄什麼抒情传统、纪念碑性、借景，别说后人了，汉学在欧美被冷落不是没有原因的。来，说个具体的，我们的「新史学」新在哪？新在学李.敖！退一万步说好了，就算把卢建荣的那个说法打折扣，林富士、李建民、邱仲麟不

算抄襲，那到底這些人的成果，比李敖寫的《中國迷信新研》之類的文章，強在哪？李敖自負余英時、林毓生幾萬字的研究，他幾千字就能講更好，這是有底氣的。斯文掃地呀，意思是這些文科的在李敖面前，通通都去掃地吧。

不過，開創文史研究標準的，不也是胡適、傅斯年等，今天學術論文長得那麼難看，該不該怪到他們頭上？有這麼一句話「學我者生，似我者死」。（據說是吳昌碩說）「化我者生，破我者進，

似我者死」，意思類似，在此不咬文嚼字。且先不去考證這句話的源流，「學我者病」、「學我者拙」、「似我者俗」還是「叛我者生」。總之，先人能开辟一番天地，并在其中大显身手，后人戴着手铐脚镣跳舞，舞姿难看，有什么办法呢。有的，有一种便是像李敖那样，不在那跳了，让那些跳扫地舞的斯文败类称大王，再让他们重蹈复辙的人们喊声「余公千古」罢！上次听到被喊千古那位倒是真「大王」哈。



余英時  
(1930-2021)

学我者 X，这话我第一次是听写书法的人讲的。有些教书法的会说，什麼什麼人的字不能学，其实谁的字都不能「学」。还有些



于右任

(1879-1964)

教书法的说，把字写得朴拙是「做作」，其实，现在你拿起毛笔写字怎麼就不做作了？是因为有于右任等书法家，使得书法再放异彩，如同有顾颉刚等历史家，使历史学文章熠熠生辉。后人栽进故纸堆，学习、练习阶段难免菜鸡互啄，不用怕献丑，但大半辈子都在故纸堆戴着手铐脚镣舞舞舞，就要反思了。因此，写毛笔字也好，搞学术论文也罢，没有先人的本领，重蹈复辙是不行的，如何像李敖那样「另辟蹊径」，有待后人努

力，具体怎麼做？还是先扫地去呵，洗碗也不错。突然想到，李敖还很会擦地、很会整理书房哈，扯远了。

总有人认为李敖没有学术大成果可惜（当然有人不觉得可惜，而是觉得可鄙），事实上，他若待在象牙塔，可真就「学我者死」，且容许在下把这话乱诠释为「我变成学者然后死去」呵。有心的读



者，自会从他的文章中，悟出「新史学」、新文学、新政治，而不是像那个颜择雅一样抱怨想不出李敖文学/思想/史学的代表作。就当崇洋媚外吧，反正我是想不到中文世界在文学/思想/史学的代表作，纵观符合论文格式与学术伦理的中文专头书，除了很难看很废很浪费时间以外，还能读出什麼来？不都是要耐住性子，从无涯的文字障里慢慢寻索，化之者生，破之者进，以免学之者死。

在下曾在 2018 年 9 月 9 日写过一段「泄愤」的话：

「他有独立人格，他是个体户、单干户，真正的知识分子。在理论建构方面，他是跟不上时代的（要跟上，就是齐泽克了），但跟上时代思潮，成天“论述”来“脉络”，“文本”来“端看”去的，哪个有独立人格，或者有够大的力量？只有李敖有，虽然他的文化理论止步于全盘西化；政治理想仅止于英国式内阁制，或多给 XX 一些时间，仅要求言论自由；性方面只讲了点进步、开放。但从他后期的行为来看，绝非晚节不保，能在政坛上独来独往，虽曾靠向新党但分手了，靠向宋楚瑜，但从未赞美蒋经国，始终持中华民国亡国论，靠向所谓泛蓝（这样讲太小看他了），靠向 XX，但能在北京大学讲言论自由，能在富商、媒体势力、金钱上，不失格调，敢摆脸色，给人难看，且在国际局势分析上，与那些有理论建树的



学者相比而不逊色（《我梦碎，所以我梦醒》、微博短评），还有立委任内的作为，怎教人不心生敬佩，正如李敖自己所说，他不是立言，而是立德。说这么多，不该举些例证吗？我又不是在写历史论文，又不是在“论述”，我是在发泄！在表达一种感觉，正如李敖所说，他那种人在世上只是“点缀”。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人

《我梦碎，所以我梦醒》

在主导我们的认知，一种金权在手，一种拿钱办事，有肉体的出卖肉体（血汗、血泪、色相），有脑力的出卖脑力，就算他们自我催眠自己没有失格，总有一天，握到权力就能改善，才怪，他们永远等不到这天到来，如果李敖有及“格”，他们（我们？）通通不及格！」

如今读来，我仍大致同意六年多前自己的泄愤语。当然，绝不是说对中文学术都不屑一顾，只看点李敖就满足。毕竟真正像样的批评，必需是严谨而认真的，怪东怪西乱骂一通是思想懒惰。望后之览者，切莫太有感于斯文。也祝愿一个又一个化教者、破教者，而非学教者、似教者的出现。

## 答贺兄书

辰之

贺兄

老兄投稿，对我和集刊而言再好不过。老兄或贾维斯兄，又或是其他前辈，只要写文章，如看得起这份集刊便投来就是。您太谦虚，这篇文章是很好的。可巧的是我这一阵也正写些东西骂骂假道学，但啰里啰唆了好几千字还没完工，就先不在老兄面前现眼了。贺兄您毕竟是科班出身，与我们这些草台班子是不同的，在您谈的方面，我想我的发言权并不多，只是谈谈自己的看法。

您所谈到的学术与书法，今日已是少数权威之禁脔，普通人若是碰上一碰，就会被嘲讽不知深浅云云。因为普通人没有学者或书法家的名头，没有学者或书法家的师承，没有学者或书法家的关系网，所以即便普通人的水平确实超过了当今一些在圈子里吊车尾的学者和书法家，也终究和这些正统出身的人有一层天然的屏障。就好像捐班出身的李卫，终归挤不进年兄年弟的圈子里。这种学术出身论给许多人定下了原罪，此前朱学勤、葛剑雄炮轰李敖大概也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李敖虽是科班出身，但老师死光了，又不是留

洋的博士，也没有在什么学校混个十几二十年的教授当当，也没给大学盖个楼或者拿出一大笔科研经费，这样他就拿不到学术圈子的入场券。但如果他有这几样法宝，即便他跟金庸一样不学无术、漏洞百出（不知道贺老兄知不知道金庸在大陆当院长、带博士生时闹出来的荒唐笑话），也会在学术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跟这些学者诗文唱和。



金庸

(1924-2018)

学阀豢养普通学者，学者奴役手下学生，再一起蒙我们这些外行。我们小老百姓懂个屁的学术，自然跟着学阀的棒子转，他们说哪本书好，大家就跟着咂摸书里的滋味，即使只尝到臭油墨的味道，也要边看边叫好。就像当今的一些书法家，各种丑书，写得再难看再不是东西，也不缺一群人围着他们叫好，我们小老百姓懂个屁的书法。哪位名头大，大家就看好哪个。好比喝酒，喝过好酒或能喝出的好酒的毕竟是少数，哪个牌子响，哪个广告做的多，我们小老百姓就认为哪个是好酒，毕竟很多酒喝起来跟马尿没什么区别。这

种心理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同样的伤人乎不问马，由王叔岷之口说出来的解法就是学术的，由李敖嘴里说出来同样的解法就是信口开河的；同样的亢龙，由闻一多之口说出来的解法就是学术的，由李敖嘴里说出来同样的解法就是信口开河的。马都是一样的马，龙还是一样的龙，学术却是不一样的学术。

毕竟学术话语权掌握在上层的学阀手里，学阀的话语权再分给亲近的学者一些，至于外人，根本没他们的份。所谓一字之嘉，有同华袞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这种几千年前流传下来的权力无疑是穷措大们梦寐以求的，尤其是今天这种“学而优则仕”不再是唯一选择的时候。因此一旦他们有了这种权力，他们就会用到极致，任何他们所反对的，他们都会为其加上一些堂而皇之的罪名，朱学勤所谓“不是开放社会表现”、胡文辉所谓“一文人耳”，任何不按照他们的八股流程走的就都是异类，所谓“野狐禅”、“演艺人员”（集刊之前应该收有宣炳善的《俳优困境与非学术言说》和洗岩的《朱学勤，葛剑雄为什么炮轰李敖？》，我觉得谈的很好）。学者是不会抄野狐的，毕竟文化人的事，能算抄么？学者也不必比野狐治学有术，所谓野狐不必不如学者，学者不必贤于野狐。顶这个学者头衔有什么好处？就好像金庸（又说到他了）在剑桥托人情



拿到历史学学位，他便学者起来了，尽管他演讲全是史学错误，带学生也全无史学常识，但大家都当看不见就是了。这就是成了学者的好处。

我对于学界一直有些希望，希望他们可以在当权者与大众之间形成一种势力，可以代替当权者来向下施加一种力量，以改变大众之思想文化，以完成《李敖论五四》中所希望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发展。可惜学术界已然沦为文学侍从之臣，连诤臣都不敢去当。余英时喝了洋墨水，居然也能“君命召，不俟驾”，真把读书人的脸都丢光了。许倬云拍小蒋的马拍到小蒋死，拍完学界拍政界，拍完台湾拍大陆。他兄弟许翼云把青春献给美利坚，退休了还要跑到台湾抢什么主任委员，真是让人看到了什么叫斯文扫地。我个人认为，台湾学界自从五四派被钱穆派挤掉之后，就再无什么强项骨鲠可言了，大陆这边更是世修降表，且毫无学格，自唐弢、杨天石、朱学勤、汪晖以下，抄袭如家



许翼云

常便饭。当然这只是观其大略，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先生甘心做异类的，只是太少太少了。

今日之学者除了做侍郎，也要时常充当货郎。要各种联系出版社，请期刊编辑吃饭，到处宣传打书。每日笑脸陪尽，躬匠精神，只有在学生面前才能充几分主子。b站有位up叫一马当先陈玉成（我是颇为欣赏他的气概的，他老兄也颇喜李敖，具体学术方面或许可以再探讨，但他的勇气是今天的人拿不出来的。有的人会觉得他太左一些，可左一点又没有枪毙的罪过），他讲过一个事，一位学者要搬家，便让学生帮忙，这固然是导师的基本操作，但此公挑选搬家学生的条件居然是要熟读他的作品。今日学者的气象就是这么小，小到可笑。学者往往如此，嘴上说的多大，做起事来就多小。

说回老兄谈的内容，今日之学者，只不过是在胡适等人所开创的学术模式里打转，论文要这样写，资料要这样引用，甚至对胡适的一些毛病也照抄不误地吸纳了进去。胡适的这些新模式，从西方拿过来时就已经是“二手电器”了，这些学者还只是一味恪守因循，还当这是在考八股。对于这些尸学者位素学术餐的人，我们等上三十年四十年，等到闽南语的《红楼梦》和《史记》出版了，也未必能等他们写出《吾我篇》《尔汝篇》这样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我

们如果还满足于他们现在制造的那些学术垃圾，去品评他们之间的高低，就真是成了在比较四块钱的啤酒和五块钱的啤酒哪个更醇厚了。

李敖先生的《胡适评传》《历史与人像》《要把金针度与人》《读史指南》《蒋介石评传》等作品，比这些大人先生的作品可曾逊色？依我



看完全不逊色，反而比这些把一句话“扩编”成一段来水字数的学术垃圾强太多了。我认为李敖先生这方面了不起的地



《要把金针度与人》

《历史与人像》

方，不在于或者不仅仅在于把学术变得更大众（我认为他的很多杂文就是这种表现），以打破学术之藩篱，更多是在于将学术对实际生活之意义发挥了出来。他的作品不是以史为鉴、吊古战场那种过去时态的，而是“古即是今”的现在进行时的。

在他的同学们幻想着象牙塔里的美梦时，李敖就意识到了象牙塔外现实世界的高压，故而他注定无法坐那条被学者们捂热的冷板凳，他不会像姚从吾一样伏死书案，而是屈学术之尊降学者之贵，正如《东方朔画赞》所谓：“以为浊世不可以富乐也，故薄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颉抗以傲世。傲世不可以垂训，故正谏以明节。明节不可以久安也，故谈谐

以取容。洁其道而  
秽其迹，清其质而

《东方朔画赞》

浊其文。驰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他不搞假惺惺的名士派，不只要嘴皮子，而是去实实在在做一些事情，这样的人，大概自颜习斋死后就再没有第二个了。就像您说的，如果李敖有及格，他们通通不及格。那些俯视蔑视仇视忽视敌视轻视歧视李敖的人，那些对李敖做事极力攻讦的人，那些大



顏元

(1635-1704)



人先生，那些名士派，从来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只会张着嘴说风凉话，我想李敖跟他们的区别之一就在于此。

现在无论学术还是书法，不过是圈地自萌，什么是好的论文，哪种是好的笔法，他们是不屑于告诉外行的，其实我想他们自己也未必说得上来。这些把前人的学术拿来嚼一遍就变成自己的学术的人，又或者跟着一些价值观乱跑而没有立场的人，全无自我，只能靠着学者的名头来维护自己的小小自尊心，来欺骗我辈愚夫愚妇善男信女。他们是经不起大众的检验的，对于他们这种学术，我们也不必再抱任何幻想。我只希望梁启超所说的“衰落期”早点到来，好让这片被烂咖学者祸害的土地里能开出些不一样的花。

辰之



# 李敖著作被抄襲的背後 ——談談學術的形式與傲慢

王大智



王大智

前些日子，從友人盧建榮處得到他主編的《社會/文化史集刊》第5期。該期是一個專號，其中《專論》部分有四篇文章（包括專號序與社論）講述專號的主題——學術界的抄襲問題。在雜誌後的《編輯室手記》中，以7頁篇幅談論抄襲問題。甚至在《征稿啟事》部分，尚語重心長地說明其出版動機與心情。盧建榮是值得佩服的，他痛恨學術界的抄襲行為，說了別人不敢說的話。

該專號披露了學術界抄襲與進而得名得利的內幕。其中，令人詫異的有兩件事：第一，抄襲者是任職研究單位與大學的高級學者。第二，被抄襲的對象竟然是台灣文化界以凶狠難纏出名的李敖先生；並且，被多人多次地抄襲，抄襲的篇數竟達十餘篇。

当然，《社会/文化史集刊》第5期的出现，让大家对学术界投以异色眼光。但是，大家更好奇的，应该是“为什么敢抄李敖”？若说李敖文章有新见地而抄，则或可理解。若说轻视李敖而“敢”抄，则不可理解。因为李敖在台湾几十年的行事作风，不是一般人“敢”于轻视的。因此，这个事件中，我对这个“敢”字最有兴趣。也就针对这个“敢”字，说说我想说的话。



卢建荣

### 学术作品的形式问题

学术界“敢”抄李敖的作品，“敢”在学术活动上轻视李敖。在此“敢”字的背后，是一种学术的傲慢和支持这种傲慢的形式主义。因为，他们觉得李敖不是学术界的人物，李敖的作品没有学术形式。

怎么说呢？原来学术界认为，他们掌握了一些形式，一种别人不能够随意跨过的形式，即所谓学术形式。学术形式，说来简单，可以大概举其重点，分述如下：

## 1、学术性的语言

所谓学术性语言，是一种半白话、半文言，但是绝对咬文嚼字，卖弄不中不西文法的语言。这种语言，可以把学术界和非学术界的人与作品截然分开。这种语言可以把简单容易弄明白的事，讲得很不容易明白，以显得其人有学问、其作品有学术价值（让人弄不懂的东西，常常被人误会为高深；而高深的东西，又常常被人和价值画上等号）。我在《艺术与反艺术—先秦艺术思想的类型学研究》中（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曾说：

一般学者把文字弄得很难懂，我以为有几个原因：第一，卖弄。我曾经亲耳听到一位学者说：“我不这样写，你们怎么知道我有学问？”第二，受到英文文法的影响。中国在 20 世纪初期，推行白话文运动。讲话和写作的文法不相同，也并不是只有中国如此。推行白话文，是希望将讲和写的文法合而为一，将文法与语法合而为一；这样文化和教育的推行便能更快速有效。然而，当英文（或其它外国语文）在中国流行以后，中文文法普遍受到外文文法影响。这种混合了中外文文法与语法的文字，我称之为“新文言”。那不是能够为所有人了解的文字，对于一般人而言，它和中国的文言文一样难懂。第三，把沟通本身看成了一种创作。很多学者有这个问题，

文字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沟通工具，而是创作；他把思考当成创作，把写作也当成创作。这种态度的分寸很难拿捏；可能很有可读性，也可能让人不忍卒读。

在学术研究上，无论什么理由使得文字难懂，都要避免。道理尽管深奥，文字必须浅显；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才是学术文字的最高境界。

学术已经是少数人的事情了，何必在文字上弄得艰涩，而令人更为望之却步呢。

李敖是写白话的作者。

白话，是通俗的语言，不是学术的语言。所以，学术界认为用白话写的简单易懂作品，不是学术作品。这种自认为语言与人不同，并且以之定义学术的态度，是一种学术的傲慢；并且因为其傲慢，而对李敖犯下道德甚至法律上的错误。



李敖  
(1935-2018)

## 2、学术性的格式

所谓学术性格式，基本上，即是注明数据出处的写作格式。这种写作格式见仁见智，每个时代、地区、学门都有不同的写作格式。其实，重点并不是写作格式，而是藉由写作格式来注明数据出处；因为不注明资料出处，就有抄袭他人作品的嫌疑。但是，学术界最喜欢把写作格式视为一种学术上的方法论（写作格式是写作形式，学术方法是研究的方向和角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并且以写作格式来区分学术作品与非学术作品。我对这个事情，长时间以为亟待商榷，并且在前面引用的书中，也提出过如下的看法：

我认为写作没有形式，形式和形式主义之间的界线很容易不小心跨过；我很不喜欢形式主义。



《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四十年》



学术讲究固定形式吗？学术不讲究固定形式，学院才讲究固定形式；这里又回到前面的学术与学院的问题了。如果说学术研究要求什么形式，我宁可说学术要求讲理讲得明白。学者能够把话讲得明白，是一种重要的表达形式；这种表达形式倒是学者需要坚持的一种形式。但是，学界一般所讲的形式不是这种形式，而是写作格式。

学术写作有固定的格式吗？一种好的学术见解，可以因为写作格式的特殊，而受到轻视吗？一种很不好的学术见解，可以因为写作格式的合乎标准，而受到重视吗？写作格式不是评定学术的标准，而是学院的围篱；用以区分、保护学院学者的围篱；是不让人随意进出象牙之塔的围篱。

写作格式建立的原始目的，是为了有效的把话讲清楚。因为清楚的表达思想，是学者的本领和工作。在这种立意之下，写作格式当然有其存在必要。也因此，所谓学术格式，绝对不是一种特定的格式；能够清楚讲理的格式，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学术格式。如果仅认定一种特定的格式才是学术格式，同时以之作为画地自限、区分派别甚至相互攻击的武器，那么所谓的学术写作格式，就是单纯的、无聊的形式主义问题了。

李敖的作品，不讲究所谓学术的写作格式。他有自己的格式，有读者看起来最方便、最清楚的格式。并且，以李敖的行事作风，我认为他也看不起那种学术写作格式；好像只要具备那种格式，便是学术论文，便有学术价值。在前述“认定一种特定的格式才是学术格式，同时以之作为画地自限、区分派别甚至相互攻击的武器”情况下，学术界认定李敖的作品不具学术写作格式，因此不是学术作品。这是另一种学术的傲慢；并且也因为傲慢，再度对李敖犯下道德甚至法律上的错误。

这两种学术形式——学术语言和写作格式，是学术之所以傲慢的重要原因；是划分学术与非学术作品的法宝。李敖作品的被抄袭，是因为学术界祭出了这两样法宝。在这两样法宝的检验下，李敖的作品成了非学术作品。非学术作品，供学术人士参考、取材、拼凑而成为学术作品，岂非理所当然？在形式主义造成的傲慢之下，李敖的作品被抄袭，被傲慢地抄袭。

### 关于学者与学院问题

前面数次提到“学术形式”、“学术语言”和“学术格式”。这些学术上的种种（形式）是什么人制定的呢？这些形式，就是学术界的主流——学院（研究机构与大学）制定的。李敖作品被抄袭



事件，说穿了，就是学术界中的学院学者抄袭院外学者。它和一般的学术抄袭不大一样；不仅是单纯的文字剽窃，还有极为保守的错误观念在背后作祟。剽窃者非但轻视李敖作品，也轻视李敖；因为，学院学者基本上轻视院外学者。因为学院学者以为：学院等于学术或者学术等于学院。也就是说，学院之外没有学术，学院之外也没有学者。这种观念非但造成一种不公，也阻碍了真

《余英时与台湾学术贵族制五十年》

正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我在十余年前的一本论著《青演堂丛稿》（台北/昆岗印书馆出版）序文中说过：

学术等于了学院，在观念上是一个可怕的事。学术不但被学院包办，并且学院外的学术，因为没有学院保护，便得不到正当地位。

所以，一般人总以为有学院背景的人，就都有学术。而有学院背景的人，也总以为学院之外的学者，都是野狐禅。……若是学术学院二者同义，思考的方向方法就固定了。学术就失去自主地位，失去活泼内容，而仅仅留下了空洞形式。

这里，我便要对学者、学术和学院，再说说我的意见；把我以前的意思讲得更清楚一点。

一般人说到学者或者学院时候，常常有两极的看法。一，佩服得不得了：认为学者是高级知识分子，学院是学术殿堂。二，抱持怀疑眼光：认为学者是书呆子，学院是象牙塔（ivory tower）。这两种看法，其实并不冲突，也没有什么模糊地带。前者，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看法。自然科学，是了解人类周遭物质环境的学问。这种与真理（truth）同义的学问，代表人类控制与征服自然的力量；它可以让人类幸福，也可以让人类毁灭。这种学者，当然受重视；这种知识，当然受重视。同时，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必须借重昂贵的仪器设备以进行实验。这些昂贵的仪器设备，只有学院（研究机构与大学）有能力购置。因此，学院绝对是上述控制与征服自然力量的产生场所。自然科学的学者不能够离开学院而单独存在。他们必须依附学院，依附学院所拥有的仪器设备，依附学院所拥有的购

置仪器设备之庞大经费。这种情况下，说学术等于学院，并没有很大的问题。因为离开了学院，自然科学的学术研究，根本无法进行。

但是学者和学院，为什么又被看成是书呆子和象牙塔呢？那是因为除了自然科学外，学术的领域中还有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是“人类了解人类”的学问。这种学问没有固定的答案，总是如瞎子摸象般的找寻真理——但是总也找不到什么真理。它不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反而代表人类对自身的迷惑。它的理论与阐述，很少能实际上的解决人类问题，而多是“书面上的”解释人类问题。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即是力量”；但是人文社会学者，多未能真正掌握力量；其学术，也多未能真正表现出力量。再者，这种研究，也不需要昂贵的仪器设备。学院仅需提供一个与世无争的安静场所，让学者思考问题。（或者抄录前人故纸）这里就说到“学院等于学术”与“学术等于学院”的不妥处了：自然科学需要学院提供仪器设备，以利研究。但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仪器设备”，就是人类的大社会——那个绝对在学院之外的平民百姓大社会。如果人文社会学者安静地待在学院中，反而是吊诡地远离了他的“仪器设备”。一个没有“仪器设备”，甚至不愿、不敢接触“仪器设备”的人文



社会学者，能够对人与社会发现发明什么呢？能够对于人与社会了解多少呢？这就是书呆子和象牙塔说法的由来。

更为严重的是，这个象牙塔本身，即是最傲慢、最形式主义的场所。因为，它并不分辨学院内、外人士是“内行或外行”（有没有学术成就），而只判断学院内、外人士是“行内或行外”（有没有学者身分）。这种非学术的行政判断，是学院最大的武器，是学院学术形式主义与傲慢的根与本。它建立起一道不能跨越的行政阶级。这种阶级，不由学者的努力与成就建立，而由行政上一纸公文、一张聘书决定。原来，学院学术不是独立的学术，是受学院组织行政操控的学术。

李敖讲究独立的学术。他不在乎那纸公文，那张聘书，那个形式。因此，在学院“行内与行外”的判断下，他不但作品被轻视，他这个人也被轻视。即便李敖是一个“内行的行外人”，他并不被学院派视为学者；非学者的作品，自然更是绝非学术作品。在这种简单的行政划分，与粗糙的逻辑推演下，李敖的作品被抄袭，被傲慢而理直气壮的抄袭。

李敖史学地位的建立

李敖作品被抄袭，是一个事件，也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反映了学术上的形式主义当道，也负面地反映了因为控制学术形式，学院学者如何傲慢地轻视院外学者。然而，凡事皆有正反两面。这个事件揭露了学院学者的可议心态，也从侧面肯定了李敖在史学上的地位和贡献。李敖是什么人呢？我想任何人回答这个问题，都要迟疑一下。因为李敖涉及的事务层面太多，而难以定位。一般人，大约对李敖爱打官司和爱谈政治最有印象，而忽略了李敖是史学出身，他也是一个史学家。这个抄袭事件的抄袭者，都是高级研究机构与大学中的史学学者。他们的作法毫无道德与法治观念，伤害了李敖。可是，以他们的地位抄袭李敖，却又大大地彰显了李敖的史学作品价值，肯定了李敖的史学地位。对李敖而言，这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人生插曲。作为二十多年的忘年之友，在替李敖生气之际，我不免又替他高兴起来。人生之事，本即如此。

（原载于2011年02月07日《博览群书》）

# 历史的厚重与现实的虚无

## ——读李敖《北京法源寺》有感

### 兼议北京城市建设

李爱社

痴迷于北京风貌，尤其是「老北京」的风貌，故「晋京」十多年来，收罗了许多与北京，尤其是「老北京」有关的书刊资料，其



北京法源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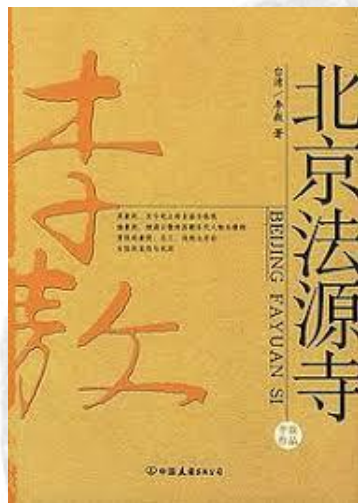
中就有李敖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大陆版的《北京法源寺》一书。听说该书已获2000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又重新阅读了一遍，

再次感到它份量的厚重，对此史实厚重的幕帷拉开后的某些现实，又感到一种虚无的做法，弥漫在曾经演绎、缅想那段厚重历史发生地，由此写下一些有感而发、夹叙夹议的文字。

世纪之末事纷仍，追思、怀旧与反省构成了一条贯串其间的主題，就文学而言，緬想十九世纪始末的作品大量出现，《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一个王朝的背影》、《最后的神话》等佳作频现，把曾有的、刚发现、待发掘、需考证的材料都推到你的面前，史学家的见地、考据学的权威、文献学的真实都由不得你不认真地在新旧交替之时，又一次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改良之路和曾有的挫折与付出的代价，在历史的跋涉中找到镜鉴的东西，这不，在世纪末我们正为本世纪中国人是否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惊呼，似乎嘘声已起的时候，又获悉中国台湾作家以世纪初的那场起于青萍之末却又未形成暴风骤雨的戊戌变法为时代背景，以北京法源寺为故事发源地的《北京法源寺》已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似乎为中国文学和文学家们打了一针强心针，而号称不是台湾教育生成出来「成品」的李敖，对其「宫外孕」式的作品也是倍加呵护、有信心在世纪门槛的「跨栏」中冲到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

在《北京法源寺》中，李敖充分发挥了其「出身」历史系的「特长」，酣畅淋漓，大气型地展示了那段应当记取，惊天地、泣鬼神的变法图新、强国图存的历史画卷。作者对历史的熟稔、人物的刻画，分析的精譬都通过记述、对话展示在读者面前，法史而不拘细

节、信书而又知变通，使该书增加了可读性与留下了一处处供回味、反刍的「飞白」。厚重的历史经李敖笔下的演绎，变得生动而丰满，鲜明而感人，事件的发展、人物的个性都通过他那一支妙笔生动地



《北京法源寺》

展示在读者面前。虽然也有文学式的虚构与联想，但对比史实而言，这部《北京法源寺》诚如作者自己所述：「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作横线，举凡重要的主题……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述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人物，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这在历史教授们之上。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而存真实。」个中的史实读者看后自有定论，这无庸赘述。但由此引出的厚重的话题与现实的情况对比就是，看完《北京法源寺》后，我们还能按图索骥般地找到当年的史迹所在吗？会不会像时下风靡一时的《还珠格格》的流行而致主人公的安葬地已面目全非而使凭吊之地何处寻的话题也扯进去了呢？这种担心并非



杞人忧天，今天，在新北京的南城改造中，打通菜市口南边的那一段，不就把谭嗣同曾住过的位于北半截胡同的浏阳会馆和米市胡同43号的康有为故居「汗漫舫」都扯进去了吗？我不知道，当新一轮的「法源寺热」又席卷京城的时候，人们除了看到因成中国佛学院而受「保护」的法源寺外，其他如浏阳会馆，南海会馆是看否还能任人们去凭吊故事的发生地；参与戊戌变法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先生殚精竭虑想要保护的城墙，门楼消失后，人们在「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感慨中只能到「老北京微缩景园」中去想象《北京法源寺》中所描述的城门楼子与乡坤举子们会聚的会馆了。

戏剧性的是，世纪初力陈变法图新的梁启超也想不到世纪中力陈拘泥法典维护旧貌北京城的儿子梁思成在被人指责「反动学术权威」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被其称为「都市计划的杰作」的城墙、城门、城楼颓然消失，以至于当今天国人好不容易在世纪之末即将撞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点线时，却惊讶地发现可能故事的发生地，也面临在「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掩盖下的「打通南城」的行动中也找不到北了——绕过九十九道弯后仍不见「浏阳」，走到「天涯海角」却不见「南海」，假如李敖先生真的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到大

陆讲学，抑或读者想参观书中的景观时，他们还能找到六君子从容就义菜市口时监斩官刚毅落脚的西鹤年堂吗？

俗话说，盛世立碑。那么，乱世呢？读过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后，我有理由相信乱世首先应当是立言的，即把真实的历史、应当记取的历史、值得反省的历史也镌刻在碑石上供后人警省、思索，诚如作者在《北京法源寺》一书的尾声中所述：「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中，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话剧《北京法源寺》

我们从一部《北京法源寺》又追溯到了中国的革故鼎新，从追寻英烈的历程中又联想到了今天的城市建设，当城市设施的完善需要在历史的遗迹做出破坏性保护时，历史的厚重是否在现实面前变得虚无了呢？看看《北京法源寺》再对比今天，自然会找到答案。

## 于细微处见李敖

曹景行

李敖去世不到一个月，网上的种种议论渐渐消散，现在倒可以写点追记文字了。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 2014 年元旦刚过，陪上海朵云轩的几位朋友登门拜访。热聊间他要送书给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拿出笔来留字。翻到《你笨蛋，你笨蛋》那书的扉页，他刚写上我和妻子的名字，有点犹豫停顿，眼光中闪出一丝狡黠。我会意笑说“没问题，我们自认笨蛋”，他却接着写了一行“笨蛋指他”，落款李敖。这正是李敖好玩的一面、细腻的一面。



曹景行

(1947-2022)

《你笨蛋，你笨蛋》为这本文集最后一篇的题目。书前第一张照片题为“高信疆死矣！”是他站在挚友墓前低头看着碑文，很有点凄凉孤独的感觉。墓地近海风大，李敖外衣裹身而显得瘦小。书中

第一篇則是李敖 2001 年寫的《送高信疆歸大陸序》，第一句說到了生離死別。

我 1997 年初次拜訪李敖，就是由高先生引見的。早先我在香港《明報》集團旗下的《亞洲周刊》供職，高先生那時為集團總編，我的上司。他有台灣“紙上風雲第一人”的美譽，緣於數十年在文學、媒體上的不斷抗爭、開創和辛勞，熱心仗義扶持新人、幫助朋友，包括李敖。高同李敖的交情非同一般，李敖同胡因夢匆匆成婚就拖他去證婚。李敖傲視天下罵人無數，唯獨對高“恭敬而知心”。



高信疆

(1944-2009)

高先生到北京幫香港商人辦新刊並不成功，此後雖如浮雲野鶴心情卻難舒暢，身患重病而不自察。一天他回台灣同李敖吃午飯，李敖發覺他臉色很不好，李敖第二天就陪高先生去和信醫院，帶上十萬元（新台幣）現金，到和信醫院李敖把錢放在櫃台，說：“請你把他收押。”可惜為時已晚。李敖說：在高先生死前兩小時，“我

跟他在一起”。好友走了，李敖二话不说拿出七十万新台币（约合十五万人民币）为他买了块墓地，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张照片的地方。李敖的女性挚友陈文茜说，“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香港朋友马家辉写道：“在金钱背后，不能不说是有着一股热血和一身侠骨”。

其实，李敖把高信疆押送去医院之事，只不过是早几年他自己被友人送医救命的翻版。2001年我去李敖台北书房，发现他刚动了手术成了“无胆之徒”，腰间还留着尺把宽的白色箍带。在我看来李敖本来就是“医盲”，前些时候他感到不舒服，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感冒，开了药打发回家。过了两天一位开医院的朋友到访，一见面就骂“你眼睛都发黄了，见你鬼的感冒！”立即就把他硬架到自己医院手术台上，腹部打了四个小孔把坏死的胆囊取走。

到我们见面时他已养得白嫩许多，比先前还要神气活现，连“丧胆”之事都变成他口中的风光。但我还是感到他的一些变化。那一年李敖流年不利，得病之前几个月92岁的老母去世了。李敖孝母，在自家楼上买了一套房子给母亲住，生怕出事还装了探头可时时监护。母亲走了让他想到自己的死，“我一直把妈妈看作我同阎罗王之间的一道隔墙，现在墙没有了”。他更担心两个年幼的孩子，尤



其在大病之后。病中小女儿前去探视问了一句“你如果死了我们怎么办？”让66岁的李敖警觉到要更多为孩子今后的日子着想。好在老天爷又成全他多活了十七八年，看着孩子长大见世面，过上不错的日子。

那天提到孩子，李敖马上变得柔和起来。他告诉我，前些日子朋友来看他，聊到一半电话铃响，他接听时满脸诚恳不断点头称“是”，让朋友感到奇怪。他解释说是小女儿兴师问罪，怀疑老爸偷吃她一块巧克力。我问“究竟是不是你偷吃的？”他甜滋滋回答“是的！”

对孩子照护的回报，是人生走到最后仍有家人的陪伴。去年8月李敖的儿子李戡发了一张照片，是他接李敖出医院，“25年来收过最棒的生日礼物：一个恢复健康的爸爸。”李戡比了个V字手势，坐在轮椅上的老爸却把手势反了过来——看过电影《至暗时刻》应该懂得他的意思。老顽童么！



父子比V字手势

鳳凰卫视与李敖结缘始于1999年7月《杨澜工作室》栏目赴台拍摄。杨澜在台北东丰街李敖书房对他的三小时采访，让大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音容宛在”的活李敖。也许也是因为第一次面对大陆背景的女主持人，李敖谈古说今妙语滔滔不绝，可谓少有的精彩。李敖说一口略带东北腔的北京话，又有点大舌头，不断引经据典，还老是问“你懂我的意思吗？”后来我花了好几天时间听录音重新整理采访文字稿，很是辛苦。香港《亚洲周刊》刊发后，李敖把全文收入他的文集《洗你的脑，掐他脖子》。

此后几年我和同事多次采访李敖。记得2000年6月一天下午，我同凤凰同事曾瀟瀟敲开他书房的门，发现他正在发烧，精神有点萎靡；而且屋内停水，连喝的都没有。我们转身就去楼下超市给他提了两大桶净水回来，过一会他又精神十足对着我们镜头说个没完。我也见过他如何对待不喜欢的媒体和记者，先问打算做多长时间新闻，如果是三分钟他就只讲三分钟，叫人家无法删剪他的原话。



曾瀟瀟

他对我们一直另眼相看，关系越来越密切，2004年终于开播《李敖有话说》，三年不到的时间里做了735集。我现在也年过七十，更可以体会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人每星期都到摄影棚连着几小时录节目的辛苦。何况他平日怕冷又容易出汗，每次录节目都要湿透几身衣服，内衣换好几次。但他也是台北同事眼中“对人最好的嘉宾”，对每个人都很亲和，包括打扫卫生的和停车场的门卫，过年还会派红包给他们。

李敖与凤凰卫视近二十年的合作，以2005年秋天他的回乡之旅为最高峰。我早就劝说他回大陆看看，他却一直顽抗，一会儿说自己不必周游天下照样知道天下，一会儿又说宁愿保持旧时的记忆而不遭破坏。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要用迷药把他做倒，装进麻袋扔上走私船，偷运到北京就搁在他女儿李文的家门口。其实我知道真正原因是他怕坐飞机，以为现在乘飞机还是像许多年前那样颠簸。后来，当他终于登上飞机经香港飞往北京，才发觉现在的飞机居然如此平稳、宽敞，尤其是他坐的头等舱。

李敖在北大、清华和复旦作了三场演讲，他都很看重，作了许多准备。刘长乐先生在悼念李敖的文章中提到，为了准备上海复旦大学的演讲，李敖通宵达旦黎明时分才睡下。李敖回乡，我一路看、

一路听，印象最深刻的场面是他同北京小学同学的相聚。那是他北大演讲的第二天，早上被陈鲁豫“约”去录了两集节目，在我看来那是《鲁豫有约》开播以来最精彩的节目，尤其看他们一老一少斗嘴十分过瘾。接着是钓鱼台的午宴，招待十多位老同学。

因为李敖录节目回来晚了，我同曾子墨先代他招呼这些与他同龄的老人，听了不少他童年时代的趣事和丑事。李敖一进门，我们就要考一考他自称天下无双的脑子，看他能叫出几个老同学的名字。没想到他居然认出一半以上，五十多年没见过面哪！



《鲁豫有约》

李敖特别念旧。他在北京专门去看望当年的老师，单膝跪地双手送上一千美元的红包。在老同学面前，他变得前所未见的老实，话也少了许多。后来我写下一段话：“那天李敖坚持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资格讲话；一起拍照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肯站在中间。他送给每个老同学一支名牌金笔和一本他的书，每本都是当着同学的面签名，郑重其事地递过去。这时的李敖很传统，很念旧，很动情，很林黛玉。”

但老顽童还是老顽童。快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忽然提起上海一句粗口，要我帮他“正音”。没想到他回去后居然在节目中就用来骂人，还好音还是没正到位，估计除了我没人听明白他说什么，否则一定触犯香港电视广播条例。

我同李敖都属猪，年岁则相差一轮，见面时说话没大没小，开玩笑百无禁忌。他最不服气的是我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四千万字，他追不上却老是要说“没有我写得好”。

四年前的那次见面留下最后的印象，是他同上海来的朋友中午吃便饭，坚持要请客，而且从口袋里掏出一厚卷蓝色的千元大钞。接着他又展示了其他随身装备，小照相机、小刀和防狼电击器，叫人家不敢打他的主意。我在一旁看着，只好苦笑。

同李敖打交道常常只好苦笑。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苦笑一边对他说：“你李大师本领高超，敢在独木桥上翻跟斗，只是跟着你上桥的人弄不好就纷纷落水。”不知这句话他是否听得进去，只是今天已无法再问他什么了。李敖走了，一切任人评说，不知他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苦笑？

2018年4月4日

（原载于《文汇报》）



## 痛惜友人 李敖过世有感

臧英年

今天是 2018 年 3 月 18 日，一早有台湾文化大师之誉的李敖先生因病去世，与世长辞，享年 83 岁。他小我 3 岁，是我 1949 年就读台湾台中省立一中的同学，那时我读高三他读初二，彼此并不相识。1993 年我在阔别了台湾宝岛 26 年之后得以返台一行。行前受了沈醉先生（前国军中将，后大陆全国政协委员）之托，要商请李敖将他在大陆出版的一些书以繁体字在台发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抵台后找到李敖的电话就和他通了话。



臧英年

“我受大陆沈醉先生委托，要和你见一面，看你能不能在台湾出版他的著作？”

“我的出版社早已关门了。可是欢迎你来家一坐。我知道你是谁。你是在台中一中读书时的学长，你的爸爸外号叫臧白毛（这是说我先父臧启芳，他面貌的特征是少年白头）……”

1993年11月4日我登门拜访，初次见面，相识甚欢。他出乎我意外地在他书架上找出了台中一中1949年的同学录，我的姓名、年龄和籍贯都出现在通讯录里“高三甲”的一页。行前，他又送我一张他一家三口的照片，写的是“全家福送英年丽华”。就这样，我们便展开了此后25年的交往。

李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由斗士，他推崇台湾的胡适和殷海光，他批评许多台湾的名人，他英勇挑战台湾两蒋执政的不民主。为此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书被禁，店被关，人入牢。可是他信心不变，后劲十足，渡过了种种难关，浴血重生，再接再厉。



臧启芳  
(1894-1961)

李敖也是一个多面孔多运作的奇人，四面出击，四面树敌。早年支持台湾美丽岛人士对抗两蒋专政，后来痛批民进党“台独是玩假的”。义卖百件收存文物，集资百万美金赠送台湾“慰安妇”苦主，以对抗日本司法不公。对别人雪中送炭的义举也屡见不鲜。

他数十年研读不倦，笔耕不息，（他的著作有多本送我收阅），也活学活用，在台港两地的电视节目里就事论事，畅所欲言。每每

手执资料，公开展示，自夸是“我不是骂别人是王八蛋，我可以证明他是王八蛋……”。

2005 年李敖接受了香港凤凰电视台的邀请，来到北京大学做讲演，我和其他三位他的老朋友到场听讲，并席而坐。其后我参加了他一整天的参观活动，同行者有刘长乐、王纪言、李敖的妻儿等。出行时有警车开道，畅行无阻。事后他对我说：“我倍受款待，也是为知识分子出出头啊……”有人批评他在大陆做报告时，对大陆政体的批评不够深入。他的回答是：“我受邀来大陆，讲话是点到为止，不能为难邀请者。再有，我强调宪法的重要和宪法要保障人权，依法实施，这就是关键所在。”

李敖在 2008 年参加了台湾领导人的竞选，宣布要成立《中国智慧党》，我于 5 月 10 日看到台湾电视台的有关节目后打电话给他，劈头一句便是：“你为何要在台湾大选里参选搅局？有了这一变数，对蓝营还是绿营有利？”他回答说：“我可以吸吸首投族年轻人的选票，其中多数倾向于支持绿营候选人。这样我参选可以夺走绿营的一些票。”他竞选提出的“灌顶宣言”的要点是，不相信台独，不敌对共党，不相信军购和美国，不相信蓝绿，相信一个中国。”

显然，他参加竞选时不求获胜，只求发声。我仍然保存他送我的那份宣言，首页上他亲切地写了——送：“英年丽华小俩口儿”。

2011年7月我去台湾，以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评论员身份采访了李敖、胡志强和吴志扬三位。和李敖的对话最为亲切有趣，历时约80分钟，他畅谈了自己的政见、治学、为人和家庭情况。此节目后来在中国教育电视台国际节目部播出。李敖一贯对国民党指控严格，我便提醒他说，“你的做法若在大陆已经要枪毙多少次了……”他没有反驳我。

李敖多年来以“哈罗李敖”为名每天发布140字微信，说古论今，一字千钧，粉丝以百万计。数年前已集结成书，发行问世。

近年来我保持每一两个月和他通电话一次，直到去年他病情发作不能再交谈为止。我们交谈时笑声不断，无所不谈。他还吹牛要比我更长寿，以后会来到坟头以特殊方式祭念我。如今他已先行一步，他毕生奋斗，自强不息所踏下推动自由民主的脚印是坚实的，所释放声浪是宏大的。全中国必有自由民主的一天。李敖好走！

写于2018年3月18日

# 李戡谈父亲李敖： 骂人是他的一种言语策略

邓琼

作家李敖辞世五个月后，其子李戡在上周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前往上海书展参加活动，在上海、杭州等地与读者交流，描述儿子心目中父亲的日常面貌，同时也是后辈作家、历史学人眼中的李敖形象。

今年 26 岁的李戡，已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如今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在专业上向父亲靠拢了一步。他说自己很享受这个专业，“每天写论文我很快乐”。

李敖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是祝贺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年初发行的



李戡

的《李敖自传》简体字版，出版这本逾 42 万字的自传已成为读者了



解他的重要依据。因担任该书责编而与李敖研究结缘的付如初，在活动中和李戡一问一答，让听众了解到了许多精彩内容。

### 壹 他在做宣传时才爱吹牛

付如初：李敖先生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吹牛。他有很多代表性的言论，让人一听难忘，比如说我们书上写的“要想佩服谁，我就照镜子”，这是他最经典的话。还有他会说：“李敖的白话文天下第一，如果五百年来有前三名的话，那就是李敖、李敖、李敖。”有很多类似的表达，你怎么看待你爸爸的吹牛？



付如初

李戡：简单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他必须得吹牛，为什么？因为他到哪都被人排挤，他在学术界，不管是近代史研究圈子、还是文学圈子里，都被边缘化，遭批评。比如很多人嫉妒他凭什么有钱，凭什么可以做节目赚钱，不愿意容忍他在学术圈里。之前我父亲经常举例，台湾有本一巨册的作家名录，写了几百个、甚至上千位台湾作家，但没有李敖的名字。很显然是不公道的。

付如初：他觉得最不可接受的是这个千人名录里面有胡因梦，却没有李敖。

李戡：是。所以他不得不自己赞美自己。他这么做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是炒作，没有错；但是第二方面，更为关键的是他必须突破这样的封锁和打压，杀出一条路。更何况，他除了说自己杂文写得好以外，还经常说古人的“三不朽”当中，他除了立功之外，立言、立德都符合，我想这是很公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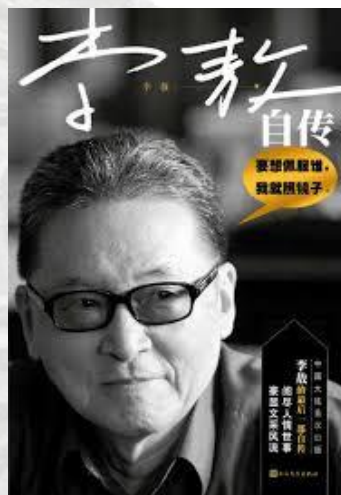
付如初：李敖先生在自传里也说“我之所以吹牛是因为你沉默”，他反复表达自己之所以这样，第一是他不扎圈子，第二他不收徒。因为没有门徒，自己就没有追随者和吹捧者，自己做自己的老师、徒弟。在生活中，他说话也是这么夸张吗？

李戡：他的吹牛仅限于需要对外宣传的时候，最典型的就是在节目上，不管是他的个人节目或者他接受一些新闻采访。除此之外，他非常低调，而且是很随性、平和的一个人，对人很好。我无数次和他一起在台北街头逛街散步，很多人跑来合照、签名，他全都答应，从不拒绝，很有耐性。他特别照顾弱势的人，包括我们大厦管理的清洁阿姨。本来物业费已经包含了他们的薪水、年终奖金，但我父亲坚持每年过年还额外给每个人补贴，付出不少的一笔钱，这

是他非常細膩、很照顧人的一面。有些人對他有一些誤解，只看到他在電視上宣傳自己，吹牛，但是看不到他的另一面，他完全是一個和藹的老先生，但內心里又像小孩子一樣。

## 貳 罵人中有精彩的辯術

付如初：另外我們很有印象的就是李敖的罵人，有精彩的辯術。書里講到有一個細節，有一次李敖演講，底下的觀眾交紙條提問，他按照紙條內容仔細回答大家的問題。但是有一個人交上來的紙上只寫了三個字“王八蛋”，李敖拿到之後就說，別的紙條都沒有寫名字，這個紙條寫了個名字，沒有寫問題。在場的觀眾哄堂大笑，類似這樣的例子讓我們覺得他罵人罵得很



《李敖自傳》

開心，被罵的人好像也沒有那麼悲慘……不知道你怎么看這一點？

李戡：罵人也跟吹牛一樣，是他的一種表現方法，但是他真正要傳達的是內容。因為他必須那麼講才會引起人的注意，還是像我剛才提到的，他受到個人打壓，必須有一種非常特殊的方法去傳達自己的思想。關於那三個字，我還有個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他不但拿来说别人，也说自己。去年，他在急救的时候，插了呼吸管，他是清醒有意识的，他想讲话但是很不舒服。我在旁边让他别讲，想说什么就写字条，他憋了好几天，后来终于把呼吸管拿掉，护士要确认病患的名字，就问他叫什么名字？我父亲就很大声回答了五个字：“我叫王八蛋。”所以有时候他并不是拿这来恶毒攻击别人，别过度误解，这是他一种口语化的表达，不光说别人，也说自己。

付如初：确实，他的这种幽默对自己、对朋友、对外人都是很常用的。自传里李敖对他自己很佩服的殷海光写起来也“不留情”。殷海光得了癌症之后，是李敖带他去看病，给他支付医药费。殷海光对死特别恐惧，李敖特别瞧不上，还以骂的方式安慰他，就说“你是一个学哲学的，学哲学本身就应该看透生死，怎么能被病吓死呢”？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对朋友的关照。你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讲讲李敖跟他的朋友，比如陈文茜、刘长乐等这些人之间交往的方式大概是什么样呢？

李戡：我只了解一部分，并不是每次他们见面我都在场。像你刚才讲的两个人，我自己总结跟他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两位。陈文茜和我父亲认识二三十年，对他的关心非常非常周到，包括他去世前

的住院，都是陈文茜推荐了最好的医生，才让他度过第一次危机。因为刘长乐的帮助他才有了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的节目，使我父亲真正从台湾走向大陆，走向世界。读者确实可以通过电视节目看到真正的李敖如何表达，才知道这个人多么有意思！

叁 有史料积累才能“有话说”

付如初：我们看他那个节目，表达

《李敖风流自传》

上很轻松，但是每一期的准备都特别充分，李敖的史料功夫也是很有名的，他自己下苦功，也有超出常人想象的勤奋。对此你有什么观察？

李戡：《李敖有话说》在当时是有开创性的，虽然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脱口秀或直播这一类的节目，但如果谈历史、正儿八经的人文学科，别人做的节目就跟我父亲很不一样了。我爸绝不是在录节目之前拿资料狂背速成、背完讲完转身又忘了的那种主持人。他讲的那些话已经在脑海里反复推敲思考了几十年，很多涉及近代史的部分都是过去公布过的，他又再加入发掘新的史料。





我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治学态度。我记得他每次录节目，都会把很厚一沓资料，做成一张张的板展示出来。那些资料都是他做学问收集了很久的，要讲哪一个主题，比如“九一八”事变，他就在家里的专属资料夹中找到相关史料，带去电视台；讲完，再归档回去。搜集史料从古代开始都是历史研究者必备的技能，他做大量卡片，有按年代分的，有按主题分的。我现在也从事近代史研究，他的言传身教对我都很重要。

#### 肆 启功肯定过他的书画鉴定

付如初：李敖是学者、作家，这个众所周知。但他还提到，很少有人知道我还是一个鉴定专家，书法鉴定专家，受到过启功先生的表扬。你了解这方面情况吗？

李戡：确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李敖也是一位艺术鉴定专家、艺术史专家。但是我必须说，他并不是那种非常学术和专业的，因为他没有那个精力做到像启功先生这样，

但他在某些时候真的可以和这些人并驾齐驱，比如在中国书画方面。刚才讲启功先生对他的肯定，是指他们过去对一幅画（周越的存世



周越墨迹

墨迹)的真伪有过争议,后来我父亲证明自己对了。为此启功先生修改了自己书中的说法,并且在主编的《中国法书全集》第六册里正式收录了我父亲收藏的周越的书法。

#### 伍 坐牢让他更加珍惜时间

付如初:李敖先生还说他是一个“坐牢家”,曾两次入狱,他的这些经历也很引人瞩目。对此他跟你讲得多吗?

李戡:讲得比较少,我也不会问。但是我印象里,有一次他带我去过他坐过的牢房,现在已变成文化旅游区对外开放了,过去的牢房都还在。他很感慨,过去相处过那么长时间的房间,现在完全荒废了,变成一个景点,那些管理人员、那些系统的人都不见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段经历对他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刺激,他变得更加珍惜时间了,因为他认为年轻的岁月被耽误了。虽然才五年八个月,但对一个学者来讲确实是非常长的时间,为什么他晚年很多行为,大陆人可以理解,但是台湾人理解不了?他就是要用很积极的方法在台湾宣扬两岸统一的观点,因为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当时已经70多岁,不想再等下去,他希望能快一点看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天。

(原载于《羊城晚报》)

# 李敖李戡妙語連珠

## 剖白寫作歷程及父子相處之道

今屆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 — 越讀越精彩」為主題。香港貿發局今年繼續與《亞洲周刊》合作，籌辦「名作家講座系列」，廣邀全球華語名作家來港，與讀者作近距離的交流。昨天（7月16日）舉行的頭炮講座，邀得台灣著名作家李敖與兒子李戡出席，由開講前五分鐘千人舉機拍照，期間一老一少的妙語連珠，到發問時間的踊躍情況，以至完場後的排隊輪候簽名人龍，都充份體現「越讀越精彩」的大會主題。

講座由與李敖甚有淵源的马家輝擔任主持，以「國民黨員毛澤東」為題。马家輝甫開場便憶述20多年前，因為仰慕李敖才學，親往拜訪，却見只在腰間圍着白布巾的李敖開門，場面尷尬，但這一番話逗得現場讀者哄堂大笑，亦為講座平添幾分輕鬆。

### 從歷史文獻搜證

為免李戡風頭給父親李敖掩蓋，马家輝先給李戡專屬的五分鐘，介紹新書《國民黨員毛澤東》。2010年，年僅17歲的李戡帶着個人第一本新書《李戡戡亂記》與李敖首次現身香港書展，今年他剛

从北京大学毕业，因受父亲的影响对近现代史特别感到兴趣，于大学四年级花了一年时间完成《国民党员毛泽东》一书，并选择于香港出版及于香港书展发布。

李戡更特意以广东语向观众剖白写作历程。他提到，在北大的四年，是个人进步最快的时期，也渡过最快乐的时光。李戡在北大虽然是修读经济，但因在内地



李敖李戡香港书展演讲

生活，亦受父亲影响，对近代史兴趣越来越浓。他的新作《国民党员毛泽东》包含他对两岸三地发展前景的观点，并认为学科须跟现实结合。

李戡也提到，自己是在历史旧档找出材料以作具体研究及评论，并认为研究历史要与现实结合，并以史为证；而他就是在旧档案中找出毛泽东为国民党员的史料。为了查阅资料，李戡翻遍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和北大图书馆的台湾文献室所有历史资料。

赞儿子做学问懂取舍

在学术考证上，李戡是传承了李敖严谨的作风。在会上，李敖亦公开赞扬儿子搜索整理资料的毅力，并指儿子是学他戴着口罩及手套去查阅，结果从封存几十年的档案中，得到极其珍贵的资料（包括毛泽东为国民党员）。

李敖谦说自己做学问的方法很笨，就只懂不断复习，并全靠好记忆，但就赞赏儿子懂得取舍，读书速度极快，又能迅速抓到重点，更称赞他为「天才」。李戡也坦言：「为写这本书，父亲奉献了不少多年珍藏的资料，也给我许多精神上的支持。」李戡表示，稍后将赴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硕士，修读国际关系。

### 李敖与儿子相处之道

在答问时段，读者都争相向李敖提问，其中有读者问及年届 80 的他如何与儿子相处。李敖表示与年轻人相处，要多加留意：「到了一定年纪，人一般容易囉嗦，说话容易惹人讨厌，我在这方面是很警觉的。」他的方法就是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囉嗦、不要重覆、常洗澡，而看到年轻人做事觉得不对之处，批评也要点到为止，并认为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理念，学会尊重就能相处融洽。

（2014 年 7 月 17 日香港书展报道）



## 瀟灑不羈的百面李敖

傅宁军

2005年9月23日，“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在北京开启的第五天，李敖在清华大学演讲之后，我再次见到李敖。

接过他的名片，我低头细看，李敖的名片和他当年给我的那张名片一样，雪白的硬纸上只有李敖两个宋体字，下面是他的地址和电话，没有大陆名片上常见的种种头衔。李敖确实是不需任何头衔的人，名片的空白之中体现着他的极度自信。



傅宁军

李敖来了，仍是嘻笑怒骂，仍是锋芒毕露，仍是狂傲无羁。2005年9月，“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开锣于深秋北京，抢得无数眼球。脱下中式长褂的李敖，或一身深式西服，或一袭桔红夹克，显得精神气十足，只是头上多了白发，手中多了拐杖。岁月不饶人，即使如李敖这般强者。不老的，是李敖的洒脱心态。

九年，似乎是冥冥之中一个定数。

从1987年11月台湾开放探亲，到1996年我到台湾李敖家采访，整整九年。这期间，成千上万的彼岸同胞跨过海峡，寻根热、旅游热、经商热，热火朝天。而李敖却冷眼旁观，稳坐泰山。

那次面对面的采访是一个契机，使我写出了《完全李敖》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经过考证，在封面的腰带上注明“大陆作家首访李敖之作”。

从1996年到2005年，又是整整九年。李敖的七十大寿刚过，突然传来“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即将成行的消息，我将信将疑：何人能有如此能耐，能搬动“扎根台湾”的李敖？然而凤凰台真的有面子，居然把李敖请出了山。



《完全李敖》

### 李敖还是李敖

以“狂人”自许的李敖终于跨越海峡，占尽新闻要素。他的到来与其他政治人物不同，人们期待的是他的智慧、他的锋芒、他的内涵，而且是喜笑颜开的另类方式。先有李文笑语“美女相迎”，后有李敖调侃“航空小姐作伴”，65年来坐的第一趟飞机，在举杯

笑饮中安然度过。一到北京机场，大陆记者果然很厉害：你以前说过不回大陆，这次为什么会来？李敖笑着说了五个字：我改主意了。

李敖至今不曾否认他说过的话，这叫我佩服。李敖有句名言，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九年前，我的确揣着一个疑问：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九年了，李敖母亲生前回过大陆了，李敖姐姐从大陆到台湾去过了，李敖的作品在大陆也出版这么多了，李敖为什么不能回大陆，尤其是回北京，看一看呢？

当时，作为“走进台湾李敖家的第一个大陆作家”，我坐在李敖家的客厅里，背靠著一面牆的书籍，提出了我心头的疑问。

李敖回答：“如果从感情层面，我以为回大陆‘重温旧梦’，可能是‘破坏旧梦’。那个旧梦没有了，我希望我不要有意破坏它。如果是理性层面，要了解大陆，不需要这么麻烦，不需要我亲临其境，我从很多资料中也可以了解。一定要直接了解吗？不一定。我们很内行的人不一定要直接了解。我的知识都是间接来的。”

李敖心目的“旧梦”，是传统的，也是神圣的，包含着那种中国人原始的美德。“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回大陆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所看到的那个五十年前的北京，现在没有了。我告诉你那个北京吧，你穷蹙蹙到他店里去，他一看见就知道你买不起他东西的，他

会跟你说很客气的话，然后倒一杯茶给你。这个味道现在有吗？没有了吧？那是真正文化的、礼貌的，当然你可以说那是虚伪的，可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那种分寸捏得很准。那种文明，在海峡两岸都有过的，现在全部给撕裂了……”

时隔九年，当我听到李敖在北大讲台上再次谈到他心目中的老北京，比豆汁儿更原味的老北京，寒风中送一杯茶给客人的老北京，我的心怦然而动。

于是，我更能理解李敖，尤其看到了李敖在故宫稀世名画前的如数家珍，看到了李敖回到母校新鲜胡同小



李敖北大演讲

学的相赠古语，看到了李敖看望小学鲁老师时的单腿跪拜，看到了李敖对患癌少年的亲切鼓励，看到了李敖宴请小学同学的流露真情……

李敖是经得起比较的，人格的比较。有的人在弱者面前是强者，不可一势，趾高气扬，而到了权势面前又是孙子，唯唯诺诺，低三

下四。李敖却相反，他是一个憎爱分明的角色。诚如我在书中所写的：“李敖能分辨出，谁是好人，谁不是好人。你是羊，他也是羊。你是狼，他也是狼。你是老虎，他就是武松。”他的侠义胆肝的准则，在现代社会近乎于古典的做人之道，凸显着他的人格力量。

可以理解的是，李敖说不回来也罢，李敖又回来也罢，他不是近乡情怯，也不是望断归途，痛惜的是一种人文关怀，一种深深的大爱。

九年前的李敖，九年后的李敖，“与过去的我对话”的李敖，其实没有任何改变，还是那个一以贯之的李敖，还是一个不凡的形象。

### 李敖式的肯定

李敖在北京看望女儿李文，三分钟的拥抱，一千美元的红包，都被记者的镜头与笔头抓住不放。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女。改动一字：有其父更有其女。此话印在李文大作《我和李敖一起骂》的封面，扉页曰“谨以此书献给充满趣味、勇敢而又拥有顶级智慧的爸爸——您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学者。”

我是从“后记”看起的。李文说到这本书的序言。李敖开始有些担心，但李文坚持，他不再反对，托他好友冯沪祥给李文带来照



片和資料。李文要父親寫序，而李敖要她用《坐牢家爸爸給女兒的八十封信》當序。李文不願意，她對馮沪祥抱怨：台灣許多不相干的人，爸爸都幫他們寫序。我是他女兒，可他就是不肯寫。

馮沪祥說，其實這是你爸爸令人感慨、令人感动的地方。要他真實寫你，有很多很复杂的心理过程他可能不晓得怎么写，他是有点在逃避。后来，李敖对冯沪祥半开玩笑地说：“沪祥你写，免得我要写一些小文的缺点。”



馮沪祥  
(1948-2021)

不轻易求人的李敖，之所以拜托冯沪祥，自然是有原因的，曾任台湾“立委”的冯沪祥，在李敖作为新党候选人参加“台湾总统大选”时，他是“副总统候选人”，他也是看着李文长大的，了解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而且文采飞扬。冯沪祥对李文说：“你爸爸从没有要求我做过什么。我也很少帮人家写序，你爸爸既然开口，我会写的。也就是说，你爸爸还是希望这本书可以写得好。”

我忙翻到前面，打开了这篇李敖首肯的序言，只见标题为“有其父，更有其女——李敖、李文父女剪影”。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 2003 年 6 月，出了一本精彩的李敖访问集，应该算是第一位大陆作家进入台湾，访问到李敖本人的作品。在这本作品中，作者用了一种特殊的手法，形容李敖：一百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百个李敖：嫉恶如仇的李敖，侠义肝胆的李敖；咄咄逼人的李敖，宽以待人的李敖；风流的李敖，忠诚的李敖；思想家的李敖，文学家的李敖；而李敖说他自己，本像一颗钻石是个多面发光的人物。

这段内容，非常中肯地说明了李敖的多面性；至于李敖形容他自己本像“一颗钻石”“多面发光”，其实也并没有夸张……

如此熟悉的文字，如此熟悉的比喻，我突然意识到，这里说的这本“精彩的李敖访问集，应该算是第一位大陆作家进入台湾，访问到李敖本人的作品”，认为“非常中肯”的描写，正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写的《完全李敖》。由此看来，轻易不表态的李敖先生已经给予了难得的肯定。

之所以我要写下这一段，因为九年间我始终关注着李敖。由于海峡两岸长期的隔绝，也由于某种思维模式，把李敖太政治化了。实际上，人为拔高李敖，对李敖也不是敬重，反而是嘲弄。至于自以为是，把李敖肢解一通，更是班门弄斧。真正欣赏李敖的犀利与

温情，会懂得李敖最独立的是他的思想。李敖所解剖的不是某一种政治势力，而是深层次的人性，有着长久的文化价值。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展现了一个真实与坦荡的李敖。李敖做的许多事、说的许多话，别人学不来，也没必要照搬，但我们可以学的是李敖的人格力量和人生态度。如果你事业有成，风头正劲，可以学学李敖的智慧。如果你遭受挫折，心灰意懒，可以学学李敖的豁达。李敖终究无可复制，也无可替代。

（原载于《凤凰周刊》2005年第28期）

## 李敖走远了，我想念他

万伯翱

我这个人竟然现在也被称为“精神矍铄”的“耄耋”老人了！每天读报，常常悲见友人、名人和亲人去世的消息出现。如今年仲春去世的台湾大作家李敖和今年荷月辞世的百多岁国学大家文怀沙都引起各界不少震动和唏嘘。实际上两位国学名人都有些争议，而我认为对这些历史人物应抱一个历史唯物主义一分为二的态度吧！

不过祖国大陆各界对李敖一贯反对“台独”的坚定态度，是非常赞同的，对他治学严谨、坚守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深入研究是十分赞赏的，他曾被誉为“中国人写白话文之翘楚”，其政论性散文脍炙人口。



万伯翱

我和这位身材修长，总爱穿浅红色夹克衫、打领带、戴黑边眼镜的专家学者也非泛泛之交。第一次是二〇〇五年我访问宝岛台湾，

便提出约请当时这位总在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专栏《李敖有话要说》的大学问家。不曾料到在台湾第三天他就主动打车来到我们住的喜来登饭店了。约好上午十点钟见面，但因我们外出参观台北故宫和堵车竟晚到了二十多分钟，我十分着急。因初次见面又听说他“桀骜不驯”“目空一切”，我怕他焦躁起来拂袖而去。我们确实迟到了、不在理，无礼貌了。我们急匆匆赶到时，却见李敖独自稳坐沙发正慢慢悠悠翻看报纸呢。我忙道歉，他站起来微笑着说：“不怨你们，初来乍到台北，人生地不熟，难免难免！”会见气氛一下就轻松了。我们谈天说地，他对祖国名山大川、名人逸事记得一清二楚，如数家珍。十一点半了，他甚至说原打算请我们到他办公室食堂去吃饭呢，当然最后是我们十多位请他一人在下榻的饭店吃了日本料理。席间我们谈笑甚欢相互把盏，没有让我们感到这位国学家、中国近代史学者、专家的“高深莫测”。

二〇〇九年初夏，应台湾世新大学的邀请，我带领中国传记文学代表团一行十人访问台湾，这次又约请李敖在台北见了面。真是一回生二回熟，我们互相赠了礼物，我特别送他一幅名画家杨竹的水墨《雪竹》、一幅韩美林限量版高仿但有韩美林亲笔签名和日期的小动物画作，他懂行还笑着说：“韩先生的画如是真的就值几个



子了呢！”他仍不摆大作家的架子，还手捧着我送他的《五十春秋》新著合影。因为是晚饭后的见面，谈了一两个小时，他竟然主动对我这个团长和团员孔东梅（毛泽东外孙女）说：“时间还早，到我家看看吧？用你们北京

话说我也‘显摆显摆’呀！

我们乘一辆车，也就是一支烟的工夫就到他家了。

他进家前还说：“台北很小，不像北京那么大呢！”

显然他家是刚搬进来不



孔东梅

久，还有点装修的气味。是二层复式，楼上楼下客厅卧室有好几间屋子，得有二百多平方米吧，在台北算是阔气的了。我们坐在很有空间感的一楼大客厅喝咖啡、吃水果，放眼四周全是书，真是到了书的世界。我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也堆满了书，还贴了不少美女照片和画报上的剪贴。对我送上的书和杂志，他很认真地看，不时掏出小本记点什么，还说：“先打个招呼，也许今后有引用的人物和地方呢。”他签名赠送给我和东梅他的著作——《北京法源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李敖就离开了北京新鲜胡同小学。巧的是一九五三年春节，父亲万里从大西南重庆被调进京城，带我们全家就住在新鲜胡同甲七号，离他的小学很近。近六十年一个甲子了，李敖第一次返回北京，新中国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后更日新月异的北京，处处使他大为惊叹。他悄悄对我直言：

“我真佩服你们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呢！”二〇〇五年金秋，这次他也算得上是衣锦还乡了，大受首都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还住进了豪华庄重的钓鱼台国宾馆。我们通了两三次电话，但我发现他这次被宠坏了，里三层外三层地被粉丝簇拥着，虽然他说：“你来



李敖神州文化之旅

吧！我们在钓鱼台聊！”我怕挤不进去，已不能像在台北时的轻松长聊了，便没有去凑这回热闹，当然他很快又飞往了上海。他在北大、清华、复旦三所中国顶尖高校发表了系列演讲。对于渴望知识、欲见名人风采的莘莘学子来说当然是一票难求。观众们包围着这位中华才子，乃至礼堂和会议室都水泄不通……

他越走越远了，我再也见不到如此风流倜傥、才高八斗的李敖了。当年国民党禁止他的九十六本“红色书籍”出版发行，他的“大全著作”达三千多万字，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判家”。他长期主持香港凤凰卫视的节目《李敖有话要说》，是那么具有历史性、知识性和趣味性，引经据典，傲视天下。

您劳苦写作，道出了历史的许多真实，却被国民党当局抓去先后坐了八年大狱，也真该好好休息了。今年三月十八日，李敖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永远闭上了他那智慧、机警又狡黠的双眼，享年八十三岁。他去世前治疗期间曾发出“与所有人友好告别”的遗言，他还说：“这一生中，骂过很多人，伤过很多人；仇敌无数，朋友不多。”安息吧，您老也是真够累、够苦、够风光呢！

（原载于中国文化报）

## 四月廿五日： 李敖七十六岁生日・回顾多年藏书

Rosy

昨天李敖大师过了他的七十六岁生日，而我也难得回忆起许多的阅读往事，因为自己的大量阅读，大概就是从读完他的早年作品开始。

这位言词与笔锋同样犀利的知名作家，大概是我在十几岁最深刻的印象了，我的学生生活总是在书店里面度过，中学时期接触到李敖，主要是发现他的书往往被藏在书店最里面的柜台，与当年金庸的《小白龙》（即《鹿鼎记》）命运差不多，貌似与当年的政治氛围背离，导致买书的人都得偷偷摸摸，我曾为此感到非常好奇。

欢度七十六岁生日的这位作家，刚刚看到相关报导，除了语出惊人地表示「日本A片好看」，似乎还有宣布要参选总统的传闻，这位早年充满争议的人物，总是以独特的角度来表现一种话题性。

他到底会不会第二回出马，展现老骥伏枥的态势，在二〇一二年又上阵参选呢？

没有人晓得,就像当年他拿起催泪瓦斯的时候,我是一边看着电视,一面哈哈大笑的。

无论是立院衰衰诸公涕泗纵横的表情,或者是尖锐提问的画面,李敖具备的特色就在于没人能料到他的下一步,譬如他多采多姿的情史,或者他同样丰富的人生历练。

和隔壁邻居聊起几段新闻,大家似乎都觉得镁光灯前少不了这位人物,这几年望着荧幕上的李大师一天天老去,却有一种奇特的感情,彷彿是从第一回阅读他那些作品的时候,就已经无法遗忘那样的身影了。

前一阵子为了写〈盘点 2010 年的年度读书成果:廿九本中文书(下)李敖与龙应台,两个「分裂的一九四九」〉这篇文章,又回顾了李敖的几本著作,内地的《阳痿美国》一书,简体版到处都买得到,盗版卖得非常好,还有朋友宁可托人买台湾正体字的版本,就怕盗版印刷被简省了一些文字。



《阳痿美国》



说起李敖，就不得不谈到他上百本的作品。其实最早看他的相关著作，并不是《传统下的独白》那一类批判书籍，而是上面那套他所主编的、远流出版社的精装本老书。

以前在书店打工，由于老板易主，套书订购或者大批出售都有折扣，就买了一整套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做为藏书，几年下来花光了积攒的所有打工收入，而阅读的感受犹如欣赏历史小说，却又具备引人入胜的魅力。

李敖的话，或者李敖的书，对于没有精神免疫力的人来说，就象是毒药一样强烈，若是苦涩的毒药倒也还好，偏偏这样的药却万分甘美，使得读过那些历史评论的文字之后，就会不由自主想要学习他勤奋读书的研究工夫，心态上变得冷静而理智，并且学会批判。



文章写得好的作家很多，无论是上下 《中国历史演义全集》 五百年的谁，都不像他能担当得起那个「狂」字。

即便这样的「狂」让某些人嗤之以鼻，然而回顾多达卅一本的《中国历史演义全集》，各朝「演义」都显得非常有趣，使得廿五史成为

一种相对明确的故事集,除了透露出综观历史的深度,也能横向剖析朝代递嬗的切面。

我一直很喜欢《北京法源寺》这本小说,当初一买廿本,每一本都有李敖的亲手签名,然后在十年以前——送给朋友们。

李敖写过的小说不多,近年最有名的就是《上山上山爱》,讲的是一对父女宿命般的恋爱,书中大段落讨论文学和思想,很多人称之为「情色小说」,然个人的阅读却看不到什么「色」,反

倒是长篇书写的对话,容易在故事中累积为一种疲倦,使得文字品味起来有些拖沓。

诚如李敖在小说第一页写着「清者阅之以成圣,浊者见之以为淫」,《上山上山爱》除了谈「情」,瞧不出任何咸湿,反而更增添了文学性的讽刺,也酝酿了特殊的宿命论,虽说李敖本人总是强调自己没有信仰,有时回头去观察这样的小说,却仿佛读到了一种源于巧合所架构的「因果」。



《北京法源寺》

此书反映了「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这样的观点，或许由于心境上的不同，我虽无法「成圣」，却瞧不出「淫」在哪里；要是有人



说那本小说属于「色情」或「情色」，那可真是侮辱了作家，这部小说可以对照的是希腊神话和心理学上的「Electra complex」（恋父情结），却拥有强烈的反讽式喜剧观。

「爱情是快乐的」这种说法，是李敖批评许多小说写情失败的出发点，与所有的希腊悲剧不同，甚至否定了心理学上的结论，这本小说确实很创新，但依然跳不

出「恋父」与「恋女」的情感投射。

也正因为如此，《北京法源寺》依旧是最推崇的小说之一，或许是个人喜好的关系，读完此书觉得相当感伤，无论是写康有为的历史定位，或者是探讨清末的革命情怀，每当读到这位老人的描述，尤其是「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这句话，就能想象出那种思想先行者垂暮的模样。

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好像能从中品出李敖的想法，无庸置疑地，他非常同情康有为那样的人物，认为康师傅是时代的先行者，但也同样惋惜康的无能为力，在纷乱的世局里，一些人用鲜血奠祭了一个朝代的殒落，也有一些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失败，以及各自被乱世所写下的悲剧。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本书的结尾，如李敖自己所说的，塑造结局的「高潮」非常重要，如果从头翻到最后一页，就会从「借古喻今」的描述中看到不少「预言」。

李敖或许不相信宗教，却是一个宿命论者，而且还堪任「先知」。至少从历史的观察来看，十几年以前他所写的这本小说，或许就在书写某些人事物，更甚而是描述他自己。

他不是那位走在夕阳之前的康有为，也非愿意继续当烈士的李十力，一位历史研究者可能就象是法源寺那样的见证者，默默观察着时代的走向。

读李敖的书，可以读出他的「狂」，他的「快意恩仇」，还有一种别样的意义：他会促使读者去追溯那些书中的历史。

李大师非常喜欢批判，无论是怎样的人物，都可以做为笔下的主题，我读过他写的许多人，不免觉得相当好奇，究竟那些人有何

值得「骂」之处，读到一个就去查一个，往往一本书看完之后，就发觉自己可以找到持续跑图书馆的各种理由。

那些人为何值得「骂」？

又为了什么，李大师会以「骂」这些人而乐？

探究这样的种种原因，实际上就是展开大量阅读的肇始，可能我无法对美好的事物充满幻想，却能在如许留下的印象中，看见隐藏于事件或人物背后的意义，这就是训练逻辑观念的最好法则。



《李敖快意恩仇录》

阅读能使人思考，阅读之后的思考更得以促进思想的建构，而当思想逐步完成的同时，生活就能够产生个人的哲学观了。

观察此人，大致会有以下几种特质：

### （一）李敖不喜假道学

李大师精于用字，他能写出美好的歌词，也能创造诙谐的打油诗，现场节目更可以看出他的机智，并且以此开开无伤大雅的玩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回看到他出席一场选美的颁奖仪式，颁发的是去年环球小姐的亚军得主，语妙如珠之外，还带了点特别的笑料。



由于李敖说「服装设计师都是 GAY」,表示这些知名的男人都恨美女,故而让她们穿上美丽的服装,因此漂亮的女主持人沈星就故意问他:「假如您是服装设计师,您会怎么设计?」

李敖暧昧地弯弯嘴角,望着一旁的美女说:「我不要设计衣服,我是脱衣服的。」顿时惹得台下哄堂大笑。

个人虽然不赞同他贬抑同性恋者的态度,或者对于女性之美诠释得偏狭了些,可是公众人物就有批评、被批评的空间,他多数的发言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此「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的判断之下,恐怕又是在讽刺某些人的举措。

李大师从不否认自己的反叛精神,譬如他批评同性恋者,或是批评许多女性,最多的则是表露一种谐谑的机智,让很多人称他为「老顽童」。

他为什么逆反(反叛)?

我想,每个人长大独立的过程,对自己和父母来说,可能都是一种艰难的调整和适应过程,可能很多人无法习惯李敖的大胆言论,然而在我们心里,这位「大师」一直在测试观众们的底线。

人性应该如何解析?男女在两性需求的性质和程度是否不同?开放的心灵,究竟要怎样得以实现?

当我试图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就会发觉他的思想更倾向于庄子，而由心理学层面来看，这种属于叛逆的态度，使得他除了不喜欢假道学，剥除了人与人之间的虚伪作态，还保持了少年一般的奇特心性。

什么又是「假道学」？

那些满口道德的政客就是了。

（二）李敖喜欢以貌取人

李敖从不否认自己好女色，更强调「外表」的重要性，往往会听到他批评某些人的长相难看，或者嫌他人肥胖，可是回顾这些年的观察，敢于如此真实反应、将八卦批评说得毫无隐瞒或矫作的，大概也只有他了。



《虚拟的十七岁》

据说李大师笔下骂过的人物超过三千个，最常骂的就是外貌丑陋的政治人物。

或者，在许多访问之中，还可以发现他关注美女，并不吝展示手中握有的女友照片。

为此曾有一位大陆作家私底下感慨：能当一回李敖，有那么多的漂亮女人追求他，人生该活得有多开心呐？

男人的心态都差不多，以情爱的丰富和美女的青睐为荣，却又对女性采取「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的态度，我曾经从古龙的《陆小凤传奇》读到这样的描写，而比起阮籍或者古龙，李敖认为女性不应该搞政治，就特别讲过类似的观点。

而他认为那些沾染政治的人，都是「面目狰狞」的，「长得好看」就不该卷入政治漩涡，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处世观点。

除了对于女性参政的反对，或许更多的则是唾弃政治污损心灵的程度，多数政治人物言语可憎、表情险恶，甚且到了猥琐不堪的程度，这的确是事实。

从此观之，或许每个人都应该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如同林肯（Abraham Lincoln）的名言「After 40 every man gets the face he deserves.」（每个人年过四十岁之后，都必须为自己的容貌负责），在某种层面上，李大师呼应的应该就是这种思维。

或许在我面临四十大关之前，在这几年的重要时刻，也该好好关切一下自己的外观？

远离政治，应该会让人继续保有无碍观瞻的真实面目吧。

（三）李敖之所以「狂」的思维

诚如在他的书中,曾自豪地公开过年轻时期的裸体,将自己变成艺术或图像的一种风格,大概自己所看过的书中,只有这样一位史学研究者敢这么大胆狂放的了。

袒露肉体为乐的,其实非独李敖一人,历史上不少男性都敢这么做,譬如「竹林七贤」里面的刘伶,冯梦龙写《古今笑》,说他「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裤衣。诸君何为入我裤中?』」



竹林七贤

所以「狂」该是怎生模样?

不穿衣服拍张照片,比起刘伶可以裸体招待客人,还写出「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

的气魄，其实也不遑多让，所以这样的放言、敢言、大胆裸露，在我看来颇有古风。一般人有这样的「狂」吗？我不敢，大概也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如此「纵意所如」，袒露自身。

一般人有这样的「狂」吗？我不敢，大概也没有任何作家能够如此「纵意所如」，袒露自身。

他又像阮籍，许多人批评李敖对于母亲的态度，骂他「不孝」，但是对照阮籍能够「遭母丧，饮酒食肉」的欢庆，或者庄子丧妻「方箕踞鼓盆而歌」，就觉得不拘于世俗之见，得意肆意酣畅、谈史赋诗这样的心态逍遥自得，而与古人「风流相比附」，寻常人是很难懂得的。



《李敖回忆录》

我能明白李敖对于母亲的感情，只要读过《李敖回忆录》之中的早年生涯，李敖曾经贫如乞丐，而他也认为穷困对每个人都是折磨，所以要寻求发展的机会，这也不难想象他对于出书和经营节目的企图心，毕竟每个人想生财都有其道，如何能够兼顾兴趣与赚钱，很难能够像他这样找到娱乐观众和自己的舞台。



「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直言而敢言，无论是怎样的审美出发点，李大师都不畏惧他人的批评，更不吝发展他批评的长才。

其实个人并不喜欢将一个人的著作与道德放在同一个天平之上，要衡量一种思想的价值，就得观察他的著作与公开言论，而非在个人隐私层面的细节，即使不赞同他的某些说法，从创作的内容来观察，的确有些值得学习之处。

#### （四）李敖的博学多才与多情

李敖的训诂之学，在研究古书中词义方面，其实具有非常细密的研究与分析。

他对于用字非常严苛，个别的文字或许意义不同，修辞之谨慎就可想而知，若将这些词句贯串起来的段落再连缀成一篇篇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就能够刺激思想，就能够具有引领人心的力量。

除了谈史论文之外，李敖填词也是一绝，《忘了我是谁》或者《只爱一点点》都是让人琅琅上口的好作品，回顾这些流行歌曲的词句，再对照他的人生经历，大概就能明白了。

李大师的情史丰富，而且只要上网搜寻一下，或者翻开他在书中提供的美女照片，说真的，没有人不为那些气质高雅的女子感到惊艳，我虽身为女性，同样有这般的感觉。

没有人不喜爱美丽的事物，女性的青春年华又是如此短暂，因此从七岁谈到七十岁的恋爱，都是自发的感情流露，这一点对于李敖来说，就是他的情史特别有趣之处。

年轻的时候，我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只爱一点点」，既想要面包，也想要爱情的女人很多，却没有人「真实探讨自己是否能「爱」，或者别人为何可以「爱」自己，经过这么些年，这样的歌词虽然残酷，却是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所以李敖在《为文学开窗》一书中强烈批判琼瑶，他认为言情小说构筑的世界太过于肤浅，并且将真爱写得痛苦而不真实，在这方面也颇有玩味之处。

常常觉得人与人之间有隔阂，无论是精神、环境、种族、国籍、肤色等，任何事情都能成为分手的借口，不管是怎样的现实约束，都无法保证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既然结合是意外，分开为必

然，那么就算生活无法使爱情完成，生命也会结果一切。



《为文学开窗》

这样的想法或许悲观，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更是达观的恋爱方式，因为人们终会分开，所以必须把握时间热烈相爱，这样纔不会在最终感到后悔。

李敖明显也奉行这种恋爱哲学，单看他的情史就能够明白，而他到了监狱中的人情冷暖，则在《忘了我是谁》可以感受得到。

读到这样的歌词，刚开始我会觉得很难受，可是经过这几年的品味，忽然都能在其间品出一些把握现在的意味，这需要想法的沉淀与时光的积累，就会变成属于人生的智慧。

就像我思考巴斯卡( Blaise Pascal )那句哲学的说法：「The more I see of men, the better I likemy dog.」（我认识的人愈多，我愈喜欢狗。）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都有「情人不如狗」的悲愤感觉，后来看开了，认同李大师那句「爱情是快乐的」，既然那么多痛苦，还是好好把握快乐的时光，倘若无法长期保有，至少要善待我的狗，还有那些曾经关切过自己的亲友们。

在懂得爱情之前，作家们早已说出了真相的残酷与可爱，但没有人特别强调那种「快乐」或者「只爱一」点点」的缘故，而不免走入哀叹或悲伤的老路。

正因为爱确实存在,而生命容易消逝,所以更要把握所有的时光,做自己想做的事、爱自己该爱的人、读自己应看的书,并且写出自己当写的文字,永远不要浪费这样美好的每分每秒。

这就是我从李敖的书中读出的个人哲学。

「文学」到底要进入怎样的层次？

李敖的书写得很多,编纂的作品也多,导致老家的书柜塞满了,这么多年没有再回头阅读,不知道是否又染上了新的尘埃？

好比那套卅三本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看似易读易懂、包含文化菁华，虽然能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文学典籍的各种论点，但是如果真正读通了李敖的想法，并且切实领悟他所讲的主旨，就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可敬的人。

无论是读或写,都需要具备基本的耐性与强烈的求知欲,如果不懂得他的创作出发点,那他可能任何人的眼中,会是另一番景象了。

一位作家如何能显现其可贵和不可取代性？



《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这需要思想的高度，也要有表述的哲学性，能够触发读者的思考，可以激励旁人的向学态度，这纔是最重要的。

在我看来，读书不仅仅有重要性，也不能看过即忘，要不然谁都能说自己看过了《论语》、四大文学名著等等，然后把它们扔一旁，或是塞回书柜里，欺骗自己说已经「看过了」、「看完了」，实际不过是「翻完了」而「不求甚解」。

过去曾思考过很多次，为何李敖要说自己「上下五百年」都是「第一人」，他的名言是：「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如果从二〇一一年开始算起，未来五百年不说，回溯过去五百年，就是中国的明朝时期。为什么李敖要特别标明「五百年」？

从他的著作之中，或许能看出端倪，少有人去挑战那个「第一」，也没有人去关注「五百年」究竟有什「么」暗示，然而明朝尚无白话文，那么他所指称的，就是民国之后的文学史了。

可相对于文言文而言，在五四运动被大力提倡之前所留下的主要文献，依然具备了所谓的「语体文」包括东汉佛经、唐宋语录、宋代话本、明清小说等，甚至在阅读《史记》的时候，也能读出这种味道，因此迄今最普遍使用的文体，也能上溯两千年之久。



我能够想到的「五百年」，依然要回到明朝中期以前，而当时的文学名人仅有刘基、解缙几位，所以翻完《李敖大全集》之后，依然无法明白到底是该上溯，或者是观察日后的文学作品。



《李敖大全集》

李敖确实够「狂」，可是想起他曾经自况「为善吾无矣，知音子绝焉」，或许在他洒脱傲然的背后，从古典中寻求新义，由旧籍里览观时潮，其实也是有些惆怅的。

这位历史研究者与知名作家，终于在昨天又老了一岁，曾想过不知多少次，倘若有一天无法再读到他的文章，亦或不能再看见他出现于荧光幕前，生活应该会有多么寂寞而无趣呢？

## 李敖立法院惊奇之旅 曾带催泪瓦斯进议场

（中央社记者刘冠廷台北 18 日电）李敖 2004 年以无党籍身分进入立院问政，曾为抗议军购案，不惜在院会总质询放自己裸照；还因认定朝野协商违法侵害自身权利，状告当时所有的立委，特立独行的问政风格虽与立院文化格格不入，但一代文豪「李大师」的一言一行，是当时国会殿堂一幅特殊风景。

对于李敖鲜明的问政形象，曾经共事过的立委都记忆深刻，前立委谢欣霓在脸书即回忆李敖第一次跟她说话就问：「你看起来是个漂



谢欣霓

漂亮亮的女孩，为什么要当立委？」然后没多久就收到他告所有立委的诉状了。

李敖常对政治发表评论，2004 年参选立委时，以不插旗、不拜票、不发传单、不做广告、没有竞选总部方式，凭着高知名度，当选立法院第 6 届立法委员。

这段立委经历，堪称李敖政坛的惊奇之旅，他在立法院的一言一行，也常让外界看得目瞪口呆，立法院议事殿堂外，常挤满等候采访李敖的媒体记者，因为李大师的高谈阔论，常能让议题发烧讨论。

李敖与立院文化的强烈冲撞，也让他的问政表现火花四射，他可以为了阻挡军购案过关，带着催泪瓦斯和电击棒到



李敖喷瓦斯

立法院，吓坏在场所有人。

同时，因立法院通过反「反分裂国家法」协议文，李敖以这超出立院职权，而且没跟他协商，一口气就告了当时的 224 位立委。

李敖对立院朝野协商制度深恶痛绝，前立委吴育升说，李敖认为这剥夺了每位立委自我判断与决定事情的能力，不仅不参加，还状告了当时所有的立委，后来由立法院统一派律师处理，最后以检察官不起诉处分结案。

除担任过立委外，李敖曾在 2000 年代表新党参选过总统、2006 年时也曾以无党籍的身分参选台北市长，虽不屑政治，但却参与了好几次选举。

许信良和李敖都曾在 2000 年参加总统选战，许信良分析，选总统李敖不是认真的，只是表示对民主支持，李敖自己也知道不会当选，许信良认为李



许信良

敖从来也没有认真竞选，是要表达一种「任何人都可以选总统，我当然也可以」的态度。



王金平

许信良说，选总统对李敖来讲不是人生大事，李敖一生最大贡献还是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宣扬自由主义，李敖的成就是 20 世纪华人社会无人可比的。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则认为李敖是当代历史学家，但也是个「很奇特的政治人物」，曾任一届立委，是国家与社会重要

的民意领袖，对解严的影响甚大，可以说是很有正义感的政治人物，也是当代的传奇。

听闻过去立院同僚李敖过世消息，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惋惜地说：「因为太忙了，没有在李敖生病时去探视。」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好意思。



柯建铭

柯建铭回忆过去曾到过李敖的住处，发现满屋子都是书，连地板都是书，他赞许李敖博学且自律甚严，记忆力超强。

公开场合中的李敖予人桀傲不驯的形象，但前国民党立委林郁方说，有些人认为李敖不太与人交往，但他记得有次与李敖吃中餐，当时李敖就带了一些特殊的石头送他，说这是从南京拿来的，从这点可以发现李敖还是有人情味的这一面。（编辑：林淑媛）



## 台北寻访：李敖印象拼图

与李敖在大众面前极为高调的形象不同，他的去世，在台北反而像尘埃落入泥土一样平静。那个特立独行的李敖，生前一直处于种种争论中。儿子李戡说，李敖终其一生是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是有原则的，原则就是确保中国的强大。

整个台北放不下一张纪念卡？

没有葬礼、没有追思会，甚至没有地方可以献一束花。在大众印象中性格热烈高调的李敖，没想到身后事却出奇地安静。著名的李敖书房，位于台北敦化南路一段306号的金兰大厦12层，却平静得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3月18日，李敖去世的消息突然传出，网络上对他的悼念声势壮大。身穿红色夹克、衬衫、卡其裤，打着领带，戴着彩片眼镜和露出一脸笑容，成为李敖在媒体上的标志性形象。但是当我3月20日到达台北，希望寻找李敖去世的纪念性场所时，联系上了李敖的经纪人郑乃嘉，他表示李敖的家里人决定“一切从简”。李敖楼下的物管告诉我：“家属没告诉我们这些邻居有任何纪念活动。”我好奇地问郑乃嘉，整个台北是否有一个可以放一张纪念卡片的地

方？他颇感抱歉地说：“确实没有。”李教的好友里，也只有与李家过从甚密的凤凰卫视老板刘长乐公开放出了慰问家属的照片。



李戡在东丰街

李教的葬礼也显得悄无声息。接近李教的朋友告诉我，李先生于3月21日火化。当我赶到台北唯一可以火化遗体的第二殡仪馆后，并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李教的迹象。当天的火化者名单、告别仪式排序都被公布在电子显示屏上，其中并没有李教的名字。直到我听到几位殡仪馆工作人员主动谈起李教，向他们询问，才证实李教确实

是于此日在此地火化了。“李敖的火化一大早就结束了，也没有媒体赶过来，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吧。家属很低调。”火化时，除了他的儿子李戡、女儿李湛外，凤凰卫视执行副总裁王纪言亦手持一部相机在场，此外只有两三个随行人员。当李敖的遗体被推入火化区一进门第一个火化炉时，李戡、李湛跪下目送父亲离去。大约一小时火化即结束，由李戡携骨灰盒，众人乘车离去。不同于殡仪馆当日多数其他亡者，李敖遗体处理的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和尚或教士参与。

葬礼曾经是李敖显示自己特立独行的重要场合。1955年，李敖的父亲李鼎彝去世，举行公祭，“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2000人出席”。而20岁的李敖却“表演了一次犯众怒的葬礼改革”。他拒不参与一切传统礼俗，当众不掉一滴眼泪，而是用印出父亲遗著《中国文学史》的方式纪念父亲。李敖日后在回忆录中说：“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敖，还曾提过一种戏剧性的后事处理方式，即宣称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台大医院，而且要挂出骨架，“让台湾人看到自己的骨气”。他也曾在回忆录里说，自己将来要长眠在昆仑山。

显然，李敖并未为真的告别人世做好准备。去年年底李敖的病情已成定局，儿子李戡在今年3月初就已经从剑桥回到了台北，等待着这一最后时刻的来临。处理完后事，李戡选在了李敖书房所在的大厦底下，接受了我的采访。他郑重地收下了表示慰问的花，寄放在大厦一层，而没有将其送至12层的书房，说是希望至少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父亲书房原样、不再打扰。

李戡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父亲的崇拜，与他接触的长辈则评价其“沉稳”“成熟”。虽然稳重，但似乎和李敖一生给人留下的反叛性印象截然不同。对此，李敖曾做过解释：“按说青少年叛逆期，首当其冲的是老爸，但李戡的老爸是何等人物，翻云覆雨，本属专业，李戡顶礼不遑，何从叛逆？结果父子二人，感情极好。”

父亲去世带来的情感和事务上的双重压力，让26岁的李戡相当疲倦。“有很多只是一起吃过一次饭的人，也发来长篇大论，让你节哀。”这句自言自语中略显不耐烦，然而下一句交谈便恢复了礼貌与客气的语态。李戡说，父亲关于死后如何安葬的说法，有好几种，“他提出这么多‘方案’，恰恰说明他很看淡这些，不该用一种严肃的态度去理解”。李戡认为低调处理父亲身后事，是尊重父

亲遗愿和生前风格。“这是他一贯的作风。他不参加婚丧嫁娶，也不喜欢琐碎细节的安排。”

李敖的朋友全都不是一派的

“我最后一次去看李敖是2018年1月底，那差不多也是他最后清醒的时候了。”李敖去世的第四天，我在“立法院”门口见到了他的朋友郭冠英。李敖去世后，没有什么活动可供他参加，“家属没有这个意思，也不便主动打扰”。朋友们也没有自发组织一个纪念活动，郭冠英说：“李敖的朋友彼此之间全都不是一派的，组织不起来。”尽管偶有人把他称作“小李敖”，实际1949年出生的他已经头发全白。当天正值统派团体在“立法院”外抗议游行，一路都有人拦下这位著名的岛内统派打招呼问好。

郭冠英正在赶写纪念李敖的文章。“报纸只需要1000多字，可我一写就是8000多字，还要好好想想删掉什么，这很难。”提到与李敖的交往，郭冠英说和李敖做朋友便有被“牺牲”的可能，他半开玩笑提到自己最得意的一件事。便在李敖66岁生日时召开了“清算大会”。在郭冠英的提议之下，在场诸人细数与李敖做朋友的惨状。“张煦华，他说当年在电视公司做总经理，百分之九十精力是花在处理‘李案’上，只有百分之十是处理公务。环球的吴子嘉不



服，说李敖只害了你一个人，他毁了我的整个台！李敖做节目惹得国民党、民进党同时来因为不同理由要求停播，两边得罪。郑锡华，当年文星书店的总经理，因为李敖在《文星》上骂人而被蒋经国抓去关了一天半，要他咬萧孟能和李敖，问不出，只有放了他。”郭冠英说，此类被李敖“牺牲”的朋友数不胜数。

郭冠英也在凤凰做节目，与刘长乐相识。他至今对李敖和刘长乐之间的一段话印象深刻。刘长乐曾写：“对于凤凰卫视来说，《李敖有话



郭冠英

说》节目风险极大，两岸关系敏感，一旦涉及言论底线，覆水难收。”李敖则在节目中说过：“在我们的祖国，有一个人为了我吃了不少苦头，他的名字叫作刘长乐。”显然，刘长乐没少被李敖“牺牲”。让郭冠英印象尤深的是李敖接下来的话：“可是，我一点都不可怜他，什么原因

呢？我们这种人，为了一个理想的实现，牺牲别人在所不惜，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李敖老顽童的做派，让郭冠英提起已经过世的他，并不只是悲伤。2000年6月份，郭冠英把李敖叫出来，对李敖“要钱要紧”的忠告学以致用，决定把“重大情报”卖给他。这则“情报”得追溯到20多年前的“江南案”了。1984年10月15日，笔名“江南”的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在美国被国民党情报部门雇佣的黑道分子枪杀，世界舆论哗然。面对美国与台湾岛内的压力，蒋经国不得不做出回应，审判凶手、整改情报部门，外放其子蒋孝武，着手民主化改革。三年后，台湾“解严”。此即被誉为催化台湾民主转型最后一根稻草的“江南案”。

“其实国民党情报部门是要先杀李敖的！”郭冠英在牛肉面馆中接受我采访时说道，“是当时情报部门的一位头目退休之后和我讲的，这属于机密，他本来不该说的，但毕竟时过境迁，他忍不住要吹牛，于是说了。”据郭冠英讲，台湾黑道人物主动和情报部门提出愿意为其做事，以换取在“扫黑”中免于被取缔。情报部门回复：“我们怎么相信你们？如果真是这样你们该去教训一下李敖。”黑帮一口答应。到1984年的六七月间，黑帮已经着手实施对李敖的

“教训”。“那个情报部门的人用的词是‘教训’，但按照当时黑帮的作风很可能就是杀掉了。”郭冠英说。恰巧，第二次坐牢后出狱不久的李敖正在进行他的“战斗性隐居”，在继“以牢为家”之后“以家为牢”，一个人在山里写作，息交绝游，黑帮分子一时找不到他，此事便有所拖延。又恰在这时发生了“白景瑞饭局”事件，国民党情报部门临时决定先处理江南。于是李敖躲过此劫。



“江南”刘宜良在唐人街的出殡队伍

郭冠英说，李敖实在是侥幸逃脱。“如果你让当时的任何一个台湾知识分子替政府拟一个刺杀名单，上面都会有李敖。排个顺序的话，江南也就是20名开外的，但李敖差不多可以排第一。他不但

是外省人，又骂蒋家那么久，共产党的左翼观念有一些，和他关系好的还有人变成了‘台独’，‘坏事’都占尽了。”

“我想这故事应该可以向李敖敲笔钱，就把他约出来在他家门口的泡沫红茶店见面，我叫他出价，他叫我先讲，两人边开玩笑讨价还价。”郭冠英回忆，“我讲一点，他又说不够，最后故事全部讲完了，他说：一文不值。仅请果汁一杯！”

不仅“一毛不拔”，李敖还很得意地对郭冠英说，他是大预言家，早说过江南是代他而死，现在更证明说对了。但李敖也深受触动。他对郭冠英说，这就是“吾本欲射马，误中一獐”。“我对于中国传统典故没有李敖知道的那么多，他就给我讲了这个孔明和司马懿之间的典故。”

我们的聊天进行到一半，牛肉面端上，郭冠英高兴地介绍此种面之好吃，说到一半，忽然想起什么而停下，继而慨叹：“我还是忘了李敖的教诲！他爱钱，也忠告我‘要钱要紧’。我接受采访，非但没要钱，还请你吃牛肉面！”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 2018 年第 13 期《李敖的里子与面子》）

# “自媒体人”李敖，从作家到表演家的演变

刘畅

寸头、深色方框眼镜、红夹克是李敖在电视上的招牌。他搜罗证据，嬉笑怒骂，观众一望便知，堪称如今“网红”的祖师爷。他晚年开通微博，有上千万粉丝，几乎每日更新，嬉笑怒骂的语言，规整地填满 140 个字，却少有互动，不见音容。若“李大师”精力再旺盛些，当今全民互动的网络直播环境，会成为他最如鱼得水的时代。

世纪之交，一个电视表演家的诞生

1995 年 10 月底，李敖来到演播室时，王淑娟除了忐忑和激动，仍有些难以置信。王淑娟负责节目的执行工作，对于当时 25 岁的她而言，李敖是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的知名作家，也是屡屡出现在新闻事件中的话题人物，以好跟人打官司著称。而台湾“解严”后，有线电视业刚开放不久，李敖曾作为嘉宾，五次参加华视的《今晚有约》节目，畅谈两性的话题，犀利的言辞将他的表演潜质表露无遗。但对当局辛辣的批判，令请他做单人脱口秀的尝试在试录时便



付诸东流。他竟来到当时规模并不大的台湾真相新闻网，主持自说自话的《李敖笑傲江湖》，不得不令人感到新奇。

真相新闻网董事长周荃这次“勇敢”的尝试，诞生了电视表演家李敖。专栏式的脱口秀风格，一火便是 20 余年。

当时真相新闻网请的嘉宾多是台湾知名的政坛人士，在岛内有一定知名度。周荃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李敖在社会不开放的环境下敢讲真话的形象，令她觉得，李敖主持节目，可以让观众在面对许多事物时，多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年 10 月 20 日，她派副总与李敖签订合作协议，两方讲明，真相新闻网不得未经过李敖同意



《李敖語妙天下》

就删改内容，否则每集要赔 30 万新台币，而李敖也不能随意起诉真相新闻网。用李敖的话讲：“我剥夺了他们的删改权，取得了百分百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不怕罚钱；相对地，

他们剥夺了我的好讼权，取得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李敖在节目中的自由，王淑娟感受得最为直观。录影前，她只需把桌子摆好、水备好，把剩下的一切都交给李敖。她告诉我，没有人帮他，所有内容都是他自己准备。虽然那时李敖已是花甲之年，但每集节目都一气呵成，一集节目录完，喝口水，便接着录下一期。节目录完后，王淑娟唯一的任务是后期制作时校正字幕的错字，李敖要求严格，连“的”与“得”的差别都不放过。

如今在网上还能找到《李敖笑傲江湖》的节目。屏幕里，数字闪烁的10秒倒计时之后，真相新闻网的台标转换为李敖在自己偌大的书房里穿梭的片头视频，镜头扫过李敖的藏书和著作，停留在李敖叉腰观看书房里的一幅题字的画面，他回眸一笑，镜头拉近到他的脸上定格。下一帧时，李敖已端坐在演播室的讲台后，抑扬顿挫地说：“李敖笑傲江湖，又来了。”

节目的背景时深时浅，而李敖的造型一成不变，永远身着一件红色的夹克，在黑色背景下尤为显眼。王淑娟曾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回忆，那件红夹克原本是周荃送给李敖当作节目识别用的，没想到却从此变成他的招牌。“李敖会保持自己造型的始终如一。”日后成为李敖制片人的游本嘉告诉我，台湾观众看到的李敖，基本

都是红夹克，而大陆观众通过凤凰台的节目看到的李敖，更多是唐装长袍的形象。“我们希望他换个造型，但他不喜欢。他有三套衣服，都一模一样。”

台上台下的李敖状态截然不同。私下里，从大门口的警卫到录像时的工作人员，他都客气有礼。王淑娟回忆：“有时我大声说教授好，他还会顽皮地立正站好，行单手礼说，淑娟好。”但一做起节目，李敖独特的风格便显露出来。

虽是首次主持节目，但李敖收放自如，他品评时事，臧否人物，揭黑挖弊。就像写专栏一样，他会先抛出一个小故事，然后把故事放在自己的历史观里解读，转入正题后，用丰富的史料和证据佐证自己的观点。而自吹自擂的夸张和带颜色的段子就夹在其中，似川菜里提味的辣子。相比于看李敖的文字，亲临演播室看他录节目的王淑娟感觉，李敖讲话时更直言不讳，情绪表达也更直接。“有时他一边讲着，一边就动怒了。”

20多年过去，王淑娟仍对李敖谈论1995年的“吕安妮事件”记忆犹新。那是由吕安妮在台湾大学博士班入学初试时排名第一，复试却未被录取的争议，而引申出的一场她与台大教授婚外情的事件。因当事男主角是台湾知名企业总裁的长子，在当时引起台湾民

众的关注。“当时关于她的绯闻占据媒体各大版面。”王淑娟向我回忆。李敖抓住这个看似八卦的事件，却从台湾军阶混乱的掌故谈起，继而讲到台湾教育，尤其是作为标杆的台湾大学内，教授的不称职和管理混乱。让王淑娟印象深刻的是，李敖在节目里不但拿出了吕安妮的试卷，还展示了教育部门内部处理吕安妮事件的内部文件。“李大师知道的内容比当时媒体报道还多，她（指吕安妮）在台大走过的痕迹几乎都被大师整理了出来。”



王淑娟

（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 · 2018 年第 13 期《李敖的里子与面子》）

# 把对手当对手：对李敖的一点感念

洪靖

李敖过世了。或许我们这一代七、八年级生读李敖著作的不多，所以在我脸上鲜少见到哀悼的文字（但也可能是朋友圈偏误）。犹记高中与大学时，李敖的单行本（除了偏历史研究的作品之外）大多读过，但硕士以后，或许因为比较年长，也有越来越多东西可看，就很少再读李敖了（只剩零零星星的浏览）。听闻他过世那一刻，我脑里想起了李敖的两篇文字。



洪靖

第一篇讲的是「为反对而反对」。为反对而反对，听起来就是找麻烦、讨人厌，也不应该。但李敖在文章中说了个故事：美国有个大法官，当其他八个大法官赞成通过一个解释案时，他一定投下反对票，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知道法理上来讲应该要同意，但反对是为了让人民知道众口一致不是民主的表现，有异议才是」。



李敖还说，为反对而反对还有个用处，就是提醒大家暂停一下、多想一想。即使决议已经做成，在执行过程中若大家想起当时的反对，可能也会比较谨慎、注意。

另一篇的主题是扒粪。这个字眼现在很少出现，意思有点类似八卦，但比八卦更有理想性一点。扒粪指的是揭发政治名人的丑事，把光鲜亮丽之下那些臭不可闻的烂泥——特别是贪污——挖出来公诸于众。李敖说他在做的事是历史扒粪，找出历史名人、英雄事迹、文人雅士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黑暗面，但目的不是要毁人名誉，而是诚实面对真相。我记得他还说过，把真实样貌找出来，是他对历史人物的认真看待与尊重。这或许也是一种「为反对而反对」：让大家在歌颂某人的时候，能稍微缓一缓、想一想。

这两篇文字的精神，我一直觉得颇能拿来解释李敖一生的所做所为。不少人称赞他在党禁报禁开放之前对体制的冲撞，但对于后来他出现于荧光目前、选上立委后的各种行为颇有批评，说他变得很不理性、傲慢自大、荒腔走板。其实李敖没怎么变过，他的位子一直都在主流的对立面，用反对和扒粪的方式，提醒与刺激大家先缓缓、多想想，只是刚好早年他反对的那些，是大家也反对的。说来讽刺，言论自由已经争取到了，但当大家说「我不同意你的言论，

但我捍卫你言论的自由」时，很多时候对于异见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动不动检举、只指责对方不是人，blah blah blah...）。

很多人都知道，李敖是个大统派，但他早年却曾为台独坐过牢，为什么？因为他想要捍卫谈论台独的自由。如今大概没几个——可能完全没有——言必称「言论自由」的人会愿意为了捍卫对手讲话的权利做到这样（吧？）。如果异议者只是在声音薄弱时大喊言论自由，但当异议变成「正议」时就觉得真理已经彰显、无须再议，那么言论自由说穿了就只是招摇撞骗的工具而已。同样的，如果对于威权的质疑只是为了成为另一个威权，那么反威权的道德大旗——民主——可能也举不了多久。

以现今的标准而言，李敖有很多地方政治不正确，特别是针对女性的言论。但他的（严肃的、认真的）为反对而反对和扒粪，作为一种对主流——通常被视为正确无误的——观点的反省与警告，显然是今日台湾所缺乏的。同时，永远保持异议的态度，正是他能够理解甚至捍卫异议的原因，而这样的包容也是看似众声喧哗但其实你死我活的台湾所需要的。

把对手当对手——而不是非我族类——或许是李敖最值得纪念的身影。

# 文化英雄的崛起与陨落： 我所知道的李敖大师（修正全文版）

James Chang

李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英雄，「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李敖的这段名言不管认不认同，至少让人见识他文字的功力，和他文人自我营销的能耐——李敖是台湾少数能以文字致富的人，虽然他自述是做电视节目才让他赚到大钱。

李敖喜欢引述自己是英国伦敦「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所称「一个得人心的英雄」（a popular hero）。确实他从文星时代起，一支笔横扫千军，政界文化界的群雄群丑，在他笔下莫不灰头土脸、丑态毕露、伏首称臣，令人大快人心。他又好讼善讼，在「国民党开的法院」里依然和敌人缠讼不休，人见人怕，「只有他告别人，没有人敢告他」，让怕事怕讼的小老百姓见了，只有更加颂赞佩服。

李敖一生最大的功迹，当然就是他对西化自由民主法治的启蒙。落实在现实层面，就是对国民党党国威权体制不遗余力的攻击。从



《自由時代》

党外时期，他就带着陈水扁、谢长廷、郑南榕……等一千「小老弟」，冲决威权体制，藉由一本本的党外杂志，为台湾民主进程、言论自由，扮演催生角色。也由于他的思想启蒙，才能动员台湾民众，共同完成推倒戒严威权体制的使命。可以说，就是在他启蒙思潮的激励下，台湾自由民主的浪潮才会风起云涌，国民党原本看来坚不可破的党国威权体制才得残破溃灭。

从美丽岛世代到野百合世代，台湾政治社会学生运动的参与者，绝少人没受到李敖文字火炬的激励鼓舞，也应该没有人敢否认李敖精神思想的启迪影响。对强权的无畏抗拒，对弱势的力挺支持，对不公不义的振臂而起，这些今日台湾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理念与行动，都是李敖以一人敌一党一国，付出了青春的热血和牢狱的代价所换来的。任何曾经经历台湾民主化试炼奋斗岁月的人，都不会否认抹煞李敖启蒙思想家的角色，和对台湾民主化的牺牲贡献。

十多年前杨照曾说李敖不能算是思想家，只能当的起最后一位「国学大师」的角色。但对我而言，他确实是启蒙的导师，而且是少数幸运的启蒙思想家。因为在他生前，他就及时见证到他启蒙思想的威力和成果——国民党的威权体制在受他启蒙的一干「小老弟」风起云涌的浪潮打击下残破溃灭。然而他也遭遇了高寿启蒙者的尴尬处境——随着年纪增长，他的思想被时代所超越，再也无力夸称自己是当年英国伦敦中国季刊「一个得人心的英雄」的角色了。



言論自由第一優先

国民党溃败，台湾民主化之后的李敖，逐渐被时代的浪潮所超越。眼见他与台湾主流社会的民意渐行渐远，不能不有所感慨感伤。我并不认为他的大中国情怀和大一统思想，是民众离弃他的主要原因。最早他与胡茵梦婚姻破裂后对胡的不断「追杀」，任令底下的喽喽攻击胡茵梦的译作，就令人反感。之后他竟公然将蔡康永……等一千文化人「被出柜」，就可知他于当代思潮无知的落后程度了。



但对于我们受李敖大师启蒙的这一代人而言，最不能接受的是他竟然跟李庆华，甚至冯沪祥者流走到一块了。这还是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里指斥胡秋原是文化打手的李敖吗？这还是与党国余孽誓不两立的敖哥吗？为大中国情怀大一统思想而放弃了他原本为人论事的标准，我想许多人不能不怀疑，也不能不遗憾。（我对李庆华本人没有任何成见，但李敖和李焕的儿子女儿走的那么近，还是令当年党外的支持者觉得情何以堪。）



《李敖全集》

李敖大师还是走了，身为承受他启蒙余荫的一代，感念之余，我还想谈谈我自己所知道的李敖。李敖复出后的六册全集，三十册大全集，我都是早早订购李敖亲笔上款签名的忠实读者。甚至我还上过大师的节目当来宾，与大师笑谈他写室友陈又亮聊起对老情人丈夫「所有老帮子都归他们，所有新枝嫩叶都归我，焉能不感谢！焉能不感谢！」的笑话。我这代人的思想型塑过程

中，李敖绝对是关键的角色。

通读李敖的几册自传回忆录，由我精神科医师眼中所见的李敖，其实是有洁癖强迫性格的人。李敖说党外时期谢长廷、陈水扁一千小老弟去他家找他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当助手帮他擦书桌。原来李敖为了写作有六张书桌，每天书桌都要用湿抹布擦一遍，再用干抹布擦一遍，特费工夫。谢长廷、陈水扁来，刚好帮忙干这个粗活。



谢长廷

可见谢、陈在他眼里真就是可以使唤的小老弟，但也可见他的洁癖。他也提到别人都是上完厕所再洗手，他可都是先洗手，再去上厕所，这也是洁癖使然。至于书架齐整，书房一尘不染，也不过洁癖强迫性格下的必然表现而已。

李敖还夸称他才是最爱台湾的人，因为他五十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事实是他有幽闭恐惧症，不敢坐飞机，连到高雄都只敢坐火车，所以大半辈子

根本不敢出国。那么 2005 年的神州文化之旅北京上海之行呢？我

开玩笑说李大师应该是年纪老大了，腦力开始衰頹，所以幽闭恐惧没那么怕，敢坐飞机了。

李敖每天伏案写作十六小时，又特会集藏搜罗分类资料，一本书往往被他剪成好几份分页分门归档集存。要写作时，就把资料拿出罗列书桌上。但因为常常要同时构思纂写五六篇文章，所以有六张书桌摆放各式资料。写作时就在这六张书桌前转来转去，他戏称「转枱」。就是这样每天十六个小时的写作和六张书桌资料轮换的「转枱」功夫，「李敖大全集四十册」总字数都一千两百多万字。余下没有编完的还有四十三册，全部共八十三册，总字数超过二千五百万字。这应该是人类史上个人著作字数最多的文化奇迹了吧！

俱往矣，文化英雄逝去，带走了一个时代。「他的过世，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消逝。当年他所挑战的威权，已经成为历史。他笔下渴望的自由，已经变成台湾的生活方式。」李敖当然不会在意在上位者对他的评述，他已经活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也希望他对自由民主的渴盼，能活在世世代代他所关注的人心中。

# 对李敖言论的中方取舍和海外评说

东方

对比新闻节目通过正反对比，中外对比，今昔对比，让听众能够透过一面之词解析新闻，观察时政。今天对比介绍最近李敖访问中国大陆引起的关注，并对比中国国内媒体和海外媒体对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所做的不同侧面和角度的报道。

**\*官方媒体“赞我者报，逆我者消”**



李敖清华演讲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李敖中国大陆之行的报道标题，从中可以管窥报道的重点。

新华社9月27电讯稿的标题是《李敖在复

旦赞扬中国文化》。

新华社9月23日电：《台湾作家李敖说中国正在经历盛世》。

新华社9月22日电：《台湾作家李敖为中国的繁荣感谢共产党》。

中国日报9月23号新闻标题：《李敖：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

中国官方对李敖大陆之行的评价可以从国台办新闻发言人李维一在记者会上的答问看出来。



李维一说：“李敖先生  
生在台上金刚怒目地做

李维一

演讲，我在台下也是金刚怒目地看演讲，我个人本性是比较严肃的。”

李维一还否认打电话对李敖在北大演讲内容表示关切。李维一还用李敖自己的话评价在大陆的三场演讲越讲越好。

国台办发言人说，李敖的三场演讲，一场比一场好，这个评价也可以从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的规模中看出来。

人民日报报道李敖第一场演讲的时候，只发了一条三百字左右的快讯，题目是《李敖进入北大演讲会场 开始演讲》。

**\*顾前后而言他\***



李敖北大演讲的第二天，也就是9月21号，人民日报报道李敖演讲的文章里，演讲前的情况，演讲后互赠礼品的细节，记者都作了描述，但是唯独缺李敖演讲的内容。李敖到底在北大讲了些什么？一般中国民众并不知道。

至于中国大陆的其他媒体，北京晨报提到了这场演讲，但没有报导演讲内容，而是说李敖在演讲会后把父亲当年的毕业文凭送给了北大。

北京青年报则把重点放在李敖的参观行程，对北大演讲只提了一句。

新京报以两个版面报导李敖那天的活动。同样地，对演讲内容只字未提



李敖复旦演讲

中央电视台海外频道在李敖演讲结束后的午间新闻时段播出了新闻，同样没有提到演讲的内容，而是着重在学生听后的反应。

专家指出，北大的演讲内容完全没有刊登，显示北京仍在极大程度上管制了言论自由。

**\*强调李敖赞中共\***

至于李敖在清华和复旦的两场报道，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都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但是从这些报道的标题可以看出，强调的是：李敖清华大学演讲：赞共产党令国人摆脱外辱；复旦演讲：今天是中国大好机会。有些媒体还特意强调了李敖所说的共产党应该存在



李敖复旦演讲

一千年的话。

显然，单单从中国大陆媒体看李敖这次演讲，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所以在我们的热线叩应节目中，一些听众朋友来电话，对李敖提出激烈的批评。

### **\*被官方喉舌消音的言论\***

接下来，我们就介绍一下，李敖在北大到底讲了些什么，特别是他在北大讲了些什么以至于这篇讲话受到中国大陆媒体的普遍封杀。

### **\*赞北洋军阀让反对派主掌北大\***

首先，我们看看李敖在讲话中赞美北洋军阀的内容。

李敖说：为什么赞美北洋军阀？大家知道吗？北京大学怎么出来的？北洋军阀。什么人叫蔡元培校长做北京大学校长？那时候蔡元培他是国民党人的身份，北洋军阀有这个肚量把全国最好的大学交给他的宿敌，那就是黎元洪干的事情。

李敖说：我们现在骂北洋军阀，我们有什么资格骂北洋军阀呢？北洋军阀的肚量比我们宽大得不得了。

**\*宣扬个人自由独立思考\***

李敖在讲话中，讲到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的时候也在北大发表演讲。克林顿在演讲中引用北大教授胡适的话说，争取你个人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

李敖说：克林顿引用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引用完，下面还有一句话。胡适说，一个真正的开明进步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造成的，是要有独立个性，有自由思考的人造成的。

这些话对北京大学学子和中国大陆官场的现状来说，显然是具有震撼力的。



李敖北大演讲

李敖在演说中，还公开地对马克思以及共产党进行了嬉笑怒骂式的评论和分析。

**\*指共产党搞唯心论\***

李敖在演讲中讲述了俄国作家库布宁写过一本书叫《雅玛》。

他说：俄罗斯一个妓院里面来了一个女孩子，如花似玉，当然很多人愿意跟她上床，有一天她跟其它妓女聊天，她说，我还是处女，我是共产党，我们党需要钱，俄国要革命，我是在做一个伟大的卖身，可是在精神上，我还是处女。

李敖在演讲中分析这位共产党员妓女的心理说：共产党说自己是唯物主义，可你现在谈的全是唯心主义，我觉得我不是妓女，我就是处女，这是高度唯心的。我告诉大家，马克思就是典型的唯心论者。

**\*马克思抄袭和捏造\***

李敖在讲演中，批评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抄袭别人的作品。

敖说：马克思抄什么东西？大家核对核对，（他抄）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演讲，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捏造了格莱斯顿的话。马克思说亚当斯密的话，亚当斯密没说过这话。马克思说，工人无祖国，

这句话不是马克思说的，这句话是法国大革命时候英雄马拉讲的话。  
为什么我们都被马克思骗了呢？

**\*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李敖清华演讲

李敖还引用 1895 年马克思的好朋友恩格斯给斯密特的信说：马克思亲口告诉他，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自己都不信马克思主义，我们那么急干嘛？

在公开场合公开批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还是少见的。

**\*镇压民众示威问题\***



李敖讲话中，在海外引起比较大的争议的，就是他列举一些国家政府开枪打死示威群众，用来说明，和政府斗争应该有智慧。李敖虽然没有点中国政府的名，虽然抨击的主要是美国，但是最后对东道主的做法也没有留情面。

李敖说：你们看到有名的照片，（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大学的）学生躺在地上，流血，一个小女孩在旁边哭，得过新闻奖。全世界各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是王八蛋。

**\*现在的北大没骨气\***

李敖在北大演讲中公开骂北大孬，也是当天演讲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李敖先是称赞北洋军阀时期的北大校长如何有骨气。

李敖回顾了那个时候北大怎么样对待政府，他说：（政府）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拒绝，北大多狠！教育部的公文拒绝。教育部钱来了，钱收下来了。



李敖北大演讲

李敖的话锋一转说：现在的北大，

太孬了，在我看来，太孬了（鼓掌）。

**\*马寅初坚持真理对抗毛泽东\***

怎么样才可以不孬呢？李敖衡量北大骨气的标准是：我们的书记站起来，我们的校长站起来，登高一呼，像我们以前的老校长马寅初。

李敖说：北大马寅初干了九年的校长，在国民党时代被软禁，后来在北大做校长的时候，本来和毛泽东感情好得很，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和毛泽东意见分歧。结果大家斗马寅初，从校长室，大家贴大字报，贴海报，一路斗斗斗斗斗，斗到马寅初床前面的墙上都贴了大字报。可是马寅初说我不在乎，我要干到死，我要孤军奋战，我要干到死，结果他没有死，他活到 100 岁，别人都死了，他还活着。



马寅初

(1882-1982)

李敖认为，这种敢于向权威挑战，坚持真理的精神就是北大精神，北大的教育，也要从今天开始，对学生进行这样的教育。

李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说，北京大学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李敖说，多几个王八也不是坏事。李敖的这番话，引起在场学生和老师的热烈鼓掌，而坐在讲台上的校长和书记脸色铁青，不知道该鼓掌还是应该继续正襟危坐，不露声色。

**\*援引毛语录：中共将消亡\***

李敖在演讲中公开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李敖念道：“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

会场上有少量鼓掌声。李敖接着念道：“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

这段话最后引起会场上响亮的掌声。据台湾媒体报道：坐在附近的一位大陆女生再也按耐不住地转过头来对台湾记者表示：“共产党原来把李敖捧得还满高的，因为觉得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不过，这场演讲后，不知道李敖还会不会被当作朋友了。”

**\*盼共产党长寿之言的上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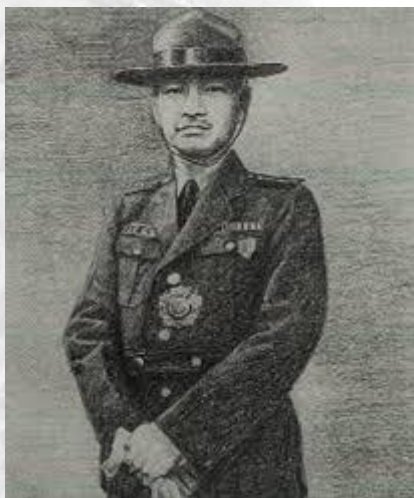
我们在叩应节目中，接到不少听众朋友的来电，对李敖说他希望共产党存在一千年提出严厉的批评，有的听众甚至公开谩骂李敖。

实际上，这段话被中国官方媒体曲解了，他们在报道李敖这段话时，片面摘取这一句话，而故意省略了对自己不利的内容。

李敖说这段话的时候，首先从国民党的一个大员戴传贤的论断说起。戴传贤说，周朝统治了八百年，国民党要统治至少一千年。

李敖说：结果国民党完了。但是共产党到今天还存在，我愿意它存在一千年。

李敖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共产党不是讲愿意为人们服务吗？我们就是人民啊，让它为我们服务。天方夜谭里有一个故事。辛巴达过河的时候忽然有一个老头子爬到他背上去，掐着他的脖子，干什么？让他背着我，怎么样甩他也甩不掉，还要照顾他。



戴传贤  
(1891-1949)

李敖说，共产党活一千年，我们在它背上活一千年，抱着它，贴着它，哄着它，奴役它，让它为我们服务。

李敖分析说，如果对共产党不服气，要打，要革命，你们玩不过坦克车，不要再走这条路。

\*“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

李敖在讲话中，以开玩笑的形式说他不知道在北大讲了这些话会有什么后果。

他说：很多人提心吊胆，包括我在内，人家说，你到大陆来要不要看长城，我说我可能没上长城，先进了秦城（监狱）。

李敖的话引起会场上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形势大好，人心大坏\*

李敖还对今天中国大陆的民风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他说现在是形势大好，人心大坏。李敖对比今天的北京和他小时候的北京说：彬彬有礼的北京已经没有了，现在是处处设防的北京，当你对人处处设防的时候，人没有信心了，人变坏了。

在演讲后的问答部分，很多海外观察家认为提问的水准不高，看不出北大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发源地的痕迹。但是，北大毕竟



是北大。一位学生出其不意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让主席台上的校长书记非常难堪。

**\*应无所畏惧，广开言路\***

这位学生问道：今年的早些时候，北大某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除出课堂，您对这些观点有什么评价？

李敖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照顾到东道主的面子。

他说：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教癌症吗，癌症这课我们也要上，所以我们认为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对比一下海外媒体对李敖的报道和分析。

**\*纽约时报：嘲讽当局批独裁\***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也许会觉得他们在台湾没有比李敖更好的朋友了。一个蔑视权威，敢说敢言的台湾政治家和作家主张台湾应该和共产党中国统一。

不过，当中国邀请李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尝到了对头台湾的民主的辛辣味道。李敖星期三晚上在北京大学进行的有线电视现场直播的演说中，嘲弄中国领导人压制言论自由，讽刺北大领导害怕在大学里进行学术辩论，教学生面对官方的压制争取自由的手段。

纽约时报还说，李敖抵达中国大陆之后，他没有尖锐地批评台湾的分离主义，反而对大陆的独裁政权提出批评，从而使他的主人感到吃惊。虽然李先生没有直接批评胡锦涛本人，但是他间接抨击中国缺乏自由，他还旁敲侧击地说中共的那些毫无表情的官僚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允许正常的理智的讨论。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批共\***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一个来自台北的热情支持中国和台湾统一的重要作家和政治活动人士，在星期一结束的狂躁的演讲旅行中，把中国当局搅得不知所措。他干的事情从来没有其他人干过：批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事件是非常少见的。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专家们认为，从广义上讲，李敖事件说明了中国的政治气候已经变得多么寒冷。随着胡锦涛继续巩固自己的权力，为十月份的一次关键的共产党全体会议作准备，李敖所鼓

吹的那种辩论在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存在的余地。李敖的旅程，他的兴趣，会见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统一的观点被广泛地报道，但是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关键演讲。随着李敖事件在北京受到关注，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李敖和他的东道主似乎对彼此的现状都缺乏了解。

**\*金钟：大陆死了多少自己的李敖\***

香港著名政论家金钟在香港争鸣杂志上写文章指出：李敖不过只是一个史料的收集者。为甚么大陆还有那么多人捧场？很简单，整个大陆是一个政治封闭、言论受高度控制的社会，像李敖这样的人，不知死了多少！

金钟表示，这样一篇小骂大帮忙的演讲，引起北京小官僚的不安，那是自然的事，因为少见多怪，他们还没有接受被奚落的雅量，也低估了学生们的自由意志。



金钟

（原载于 2005. 10. 2 美国之声）

## 后继无人的棒子

陈复

李敖先生过世了，这是个令人哀痛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脑海中，立刻浮现他当年朗诵陆游写的诗〈看梅绝句〉给我听：「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我狂。」当时年轻，还没有什么感觉，作为在李先生撰写的《李敖回



陈复

忆录》里硕果仅存几位曾被其讨论与承认教过的学生，当他潇洒离开人间，正在思其狂的我，看见政治与综艺的明星都纷纷表示对他的怀念，我想，李先生的故旧知交满天下，与其有交谊且

健在的学生却没有几人，已经是时间，提供几个从思想与文化的观察角度，替这段历史做个见证。

我会认识李先生，来自青年时期对五四运动的迷恋。如果不是因为喜欢胡适这位思想大师，自认想接下「自由主义的棒子」，我

不会去认识青年时期同样跟胡适有过来往的李敖。李敖写的〈老人和棒子〉，里面提到「如何使青年接上这一棒」，并辛辣指出「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交出来，反到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曾经令青年时期发现社会艰险的我深感动容，特别想要藉由认识李先生，来了解自由主义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棒子。李先生自负且狂傲，对青年却有着难得的温情，曾在嬉笑怒骂间，对我有很多鼓励，令我终生难忘。

然而，从戒严到解严，这三十年来的经历，让我不只对于李先生很失望，更对于自由主义很失望。自由主义依附着中华民国政体而在台湾获得发展的机会，自由主义者却多数从反国民党变成支持台湾独立，对中华民国视如寇讎。李敖没有支持台独，却因台独而坐牢，更基于对国民党的仇恨，反对国民党支持过的各种事情，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国民党曾经「复兴中华文化」，因此李敖继承



胡适

(1891-1962)



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这种自认开明却极端保守的强烈态度，难道不应该对岛内瀰漫着台独主张，甚或各种传统价值破毁至此，担负相当的责任？



李敖

(1935-2018)

我曾经想过这件事情，如果世间再无国民党，那后世是否还会记得李敖？当一个青年不断展开对生命与社会的全面反省，就会发现从胡适到李敖，其主张的全盘西化，如果已经相当程度成为台湾生活的现实，却并没有给社会问题带来解套的办法，继续反对中华文化，就在不知不觉间变成打假稻草人。更令我疑惑者，莫过于一辈子痛骂中华文化的李敖，为何

到大陆复旦大学演讲，却变成推崇中华文化，并宣布放弃自由主义？难道李敖反对或支持中华文化，心中衡量的对象都是政党而不是文化本身？这个历史悬案，相信后世史家自会有公断。

如果老年人拿的是「莫须有的棒子」，或是一根「落了伍的棒子」，甚或是一根「不放手的棒子」，后来的青年该如何接上这一

棒？这是当年李敖问他眼前老年人的问题，身为中年人的我，每天面对着青年，同样想问已过世的李敖这个问题。当年好几位青年想学李敖的狂飙，付出人生极惨重的代价，当繁华落尽，李敖已退出人生舞台，再无法为大众演出独一无二集合历史知识与机敏反应的高明段子，我想请问依然支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你虽然已拿到本该属于你的自由，社会有因你主张的彻底自由，而让人与人变得更幸福吗？

再见，李先生。谨向最后的五四知识分子深致哀悼，并希望我们社会能彻底告别那段理盲而激情的五四岁月，思源而创新的发展中华文化。

# 中央心战指导会报五十五年主席指示事项执行汇报（1967.06）

1967年6月28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主任陈建中签呈中央常务委员蒋经国，检呈中央心战指导会报五十五年历次（第一二二至一二五次）会议主席指示事项执行情形汇报表。兹就其中重要者，摘要胪呈：

（二）关于敌后及敌前心战部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遵照钧座「以自由区知识分子吸引大陆知识分子，亲切恳谈，讲道评理。」之指示，经邀请台湾各大专院校教授五百人，于五十五年七、八月间，分别举行座谈会，并个别发表其对毛共匪帮迫害知识分子之意见，且向大陆知识分子致以恳切之慰问。…

（三）关于国内心防部分…钧座指示：「文化作战案中，许多办法尚应研究，我们要注意有代表性的。第一类可以李敖为代表，如李敖写给胡适的信，就是『红卫兵』的思想。第二类可以彭明敏为代表，即台独思想，第三类是殷海光代表的所谓绝对的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应研究出各类型思想的根据与错误之点，说明其害处。又复兴中华文化，与此问题有关，应注意研究」。遵照上项指示，

中四組，警備總部及救國團曾會同辦理。……救國團在五十五年，曾舉辦大專院校及地區之巡回學術演講二次，每次邀請專家學者四至八人擔任主講，並舉辦三民主義、時事、匪情等研究班，參加者均為高級中學之教師，共兩百二十人。暑期分赴各青年育樂活動營隊，平時赴各學校。以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建立中心思想為主要工作要求。

本件業經總統府秘書室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華總機一字第 10110057140 號書函送辦機密等級

004

機密  
速件

簽呈

六月廿八日

五  
六  
中  
六  
級

817

一、去(五五)年一年中，中央心戰指導會報會舉行五次會議(自一二一次至一二五次)。在以上各  
次會議中，

鈞座均有剴切之指示。根據

鈞座各項指示，會報秘書業務會議，均經進行協調分工，並分別由各單位遵照執行。

二、現各單位已將執行情形送交會報秘書處。除編撰「中央心戰指導會報五十五年歷次會議 主席指

示事項執行情形彙報表」一種外，茲就其重要者，摘要彙呈於左：

(一)關於政治號召與綜合心戰部份——則奉

鈞座指示：「總統黃埔軍校紀念的訓詞，主要對象是大陸。印製傳單，應把握重點，將內容  
摘要印出；廣播方面亦應注意運用。」又奉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本件業經總統府機要室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  
華總機一字第 10110057140 號審訂在案機要室版

004  
第五組曾發動各界募集支援空飄捐款一千一百餘萬元；又總政治作戰部在敵前實施大量飄放低空汽球，心戰上造成我方優勢。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遵照

鈞座「以自由區知識份子吸引大陸知識份子，親切懇談，講道評理。」之指示，經邀請台灣各大專學校教授五百人，於五十五年七、八月間，分別舉行座談會，並個別發表其對毛共匪幫迫害知識份子之意見，且向大陸知識份子致以懇切之慰問。此項座談意見與懇切慰問，經台北各大報予以刊載，同時對大陸進行廣播。

（二）關於國內心防部份一

鈞座指示：「文化作戰案中，許多辦法尚應研究，我們要注意有代表性的。第一類可以李敖為代表，如李敖給胡適的信，就是「紅衛兵」的思想。第二類可以彭明敏為代表，即台灣思想，第三是殷海光代表的所謂絕對的自由主義思想。我們應研究出各類型思想的根源與錯誤之點，

參見五五行政要

Academia Historica

本件業經總統府機要室中華民國101年3月1日  
華統機一字第10110057140號書函江朝機營等航

004

說明其害處。又復興中華文化，與此問題有關，應注意研究」。遵照上項指示，中四組、警備總部及救國團會同辦理。關於李敖問題，由中四組與警備總部研商處理辦法。關於殷海光思想問題，其著作如「中國文化之展望」等，均已依法查禁。其他著作則予以嚴密審查。而李敖、殷海光思想之根源與錯誤，經研究為否定現實、違反傳統，從各種角度打擊政府威信。經由「中華雜誌」及「現代雜誌」陸續著文予以駁斥。救國團在五十五年，曾舉辦大專院校及地區之巡迴學術講演二次，每次邀請專家學者四至八人擔任主講，並舉辦三民主義、時事、匪情等研究班，參加者均為高級中學之教師，共二百二十人。暑期時分赴各青年育樂活動營隊，平時赴各學校。以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建立中心思想為主要工作要求。

四關於對國際心戰宣傳部份

鈞座指示：「共匪的紅衛兵運動有三個要點：一是反俄（反修正主義），二是反美，三是反中

041

本件業經總統府機要室中華民國101年8月1日  
華總機一字第10110057140號書送江朝興簽等版

004

會議 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彙報表」二份；簽請

鑒核。

謹呈

蔣  
先  
生

職  
陳  
建  
中



b49a3f59-0  
123.192.168.

集賢堂紙業公司印製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044

## 救国团参与国民党中央心战指导会 报第九心战小组活动，除对「大陆青 年进行心战工作外」，辅导国内青年 及学生社团举行支援大陆青年反共 革命运动(1967. 6. 28)

1967年6月28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中央工作会第六组（以下简称中六组）主任陈建中，向兼任国民党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以下简称心战会报）的蒋经国呈上一份1966年度，蒋经国于心战会报中所做指示的执行情形汇报表。

该表格式最上一栏为会议日期，其次为会议次数，第三栏位则为蒋经国在会议中所示的「主席指示」，第四栏位为协调分工单位，最后第五栏则为执行情形。心战会报依循这样的格式，在1967年6月向会议主席蒋经国呈上1966年度，自第121次至第125次等6场会报的指示执行情形。

由于该年爆发文化大革命，于6月21日召开的第122次心战会报中，蒋经国指示的第四项（记录于汇报表第6页）提到「共匪此

次大专学校停课，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事，这就是火山爆发的前奏；不管匪怎样进行思想上的镇压，可能很快就会有大的变化。因为共匪一面也面对美国和苏俄，一面又要面对大陆的革命群众，后者的力量是不可抗的」。对此项指示，汇报表上载明由「第九心战小组」办理。执行情形则由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以下简称救国团）汇报。

在这项指示的执行情形汇报中，救国团提出「除协调有关单位运用广播、传单等方式对大陆青年进行心战工作外，并辅导国内青年及学生社团，举行支援大陆青年反共革命运动，以加强国内青年对大陆局势的认识。

具体来说，依照该汇报表显示，针对该项指示救国团共进行了十三项活动，包括以全国大专学联会名义发表「告大陆青年书」并印制传单；包括在该年7月8日发表文告，「声讨共匪文化大整肃罪名」；包括洽请国军文化工作队在各大专学校举行「共匪文化大整肃」资料展览等等。

此外，在该年度心战会报的执行汇报表中，救国团还单独或参与执行了许多蒋经国的指示事项，包括前述史料故事中提及，心战会报主席蒋经国指示要研究文化作战中的若干办法，对李敖、彭明敏、殷海光等人之思想，研究「各种思想的根源与错误之点，说明



其害处」。对此，由国民党中央工作会第四组与警备总司令部主办，救国团与行政院新闻局及中六组协办，将殷海光著作予以查禁或严密审查，救国团举办两次大专院校及地区巡回演讲两次，举办三民主义、匪情等研究班，培训高中教师二百二十人，暑期分赴各营队，平时至各中学担任演讲，「批判各种错误」。同时并计划在1967年聚集500位中学训导主任参加研讨会，研讨文化复兴之具体作法。

本篇史料故事揭露史料如下：1966年度心战汇报主席指示执行汇报表中，与前述史实相关页面。以及收录于救国团出版之「本团重要文献」第一辑，前述汇报表第6页提及救国团执行十三项任务中之第（六）项，发表于1966年7月8日之文告页面。

向三民主義的世紀邁進！……一九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月十一日，國父百年誕辰紀念給全體青年的一封信

大陸上反共的兄弟姊妹們，我們永遠結合在一起！……一九五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八日致全體青年的一封信

著者：總統指示的目標，勇往邁進！……二〇〇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致全體青年書

本圖工作會議決議

團結青年團結，我們再戰鬥！……二〇三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討論會議總結

我們的中心任務與工作重點……二〇五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現階段工作的建議……二〇七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為反共救國戰到底！……二一〇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展開青年文化運動，貫徹文成會一教育……二一三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現階段的工作方向……二一五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響應：總統號召，實踐三民主義……二一八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把青年的革命活動更推進一步……二二二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青年節宣言

接受考驗，創造時代……二二五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自強自強，戰勝敵人……二二八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重振民族精神，光復大陸河山……二三〇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度工作會議總結

不放棄自己應承受的責任義務，更不逃避國民應負的責任義務；現在當國反共的鬥爭中，

尤其重要的是發揚反共的鬥爭精神，徹底摧毀反共的宣傳主義！這十多年來，我們在大陸

上所進行的，是一場艱苦的鬥爭，我們雖然取得了一些勝利，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有絲毫的

自滿，我們必須繼續努力，在自由與民主的鬥爭中，我們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懈怠，我們

責任！我們要時刻想到，千萬萬的同胞還在大陸上受奴役，受迫害，受壓迫，我們要繼續

鬥爭，我們才不致被，國父手創的民主國家從此受無窮的恥辱。

科學是我們這一時代的特徵，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方面我們是落後了，但是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智慧在年方面的，沒有科學就沒有國威，沒有科學就沒有民族尊嚴。在這一

本件業經總統府秘書室中華民、國101年3月1日  
核給第一二號1111057140號、多處往來函件及

本年五月四日文藝節中央廣播電台

Academia Historica

050

<p>004</p> <p>2011.12.30</p> <p>本件為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一、二卷，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p>	<p>日 二 月 八 一</p> <p>議 會 次 三 一</p>	<p>都是對過去的問，但是他們卻不了解我們。我們應該告訴他們過去反對我們是錯誤的。今天只有繼續努力，才能解決這個風的問。</p> <p>大體上的資料應當於對我們的知識份子做一個反共教育，教國國可將共產進行宣傳的原文印出來，交給大學教授教員和青年學生們看，這是我們自己講的更有力量。</p> <p>中 國 不 過 上 各 種 階 層 不 同 的 人 的 心 理， 加 以 分 析， 認 為 員 工、新 風 氣、團 員、士 兵、工 人、農 民， 各 種 地 方 的 心 理 狀 況， 然 後 針 對 他 們 的 真正需要，進行心理輔導。</p> <p>二 一 國 大 學 文 化 家 園， 今 後 在 給 起 義 者 必 多， 題 多 方 面 運 用， 必 要 時 亦 可 運 用 其 是 受 及 其 他 地 區， 但 不 宜 完 全 以 金 錢 為 誘 惑。 大 概 理 想 的 子 子 內 理 想， 此 乃 中 國 人 的 特 性。 我們應有自己的人生觀。</p> <p>三 一 國 大 學 文 化 家 園， 今 後 在 給 起 義 者 必 多， 題 多 方 面 運 用， 必 要 時 亦 可 運 用 其 是 受 及 其 他 地 區， 但 不 宜 完 全 以 金 錢 為 誘 惑。 大 概 理 想 的 子 子 內 理 想， 此 乃 中 國 人 的 特 性。 我們應有自己的人生觀。</p>	<p>一 二 國 大 學 文 化 家 園， 今 後 在 給 起 義 者 必 多， 題 多 方 面 運 用， 必 要 時 亦 可 運 用 其 是 受 及 其 他 地 區， 但 不 宜 完 全 以 金 錢 為 誘 惑。 大 概 理 想 的 子 子 內 理 想， 此 乃 中 國 人 的 特 性。 我們應有自己的人生觀。</p> <p>二 一 國 大 學 文 化 家 園， 今 後 在 給 起 義 者 必 多， 題 多 方 面 運 用， 必 要 時 亦 可 運 用 其 是 受 及 其 他 地 區， 但 不 宜 完 全 以 金 錢 為 誘 惑。 大 概 理 想 的 子 子 內 理 想， 此 乃 中 國 人 的 特 性。 我們應有自己的人生觀。</p> <p>三 一 國 大 學 文 化 家 園， 今 後 在 給 起 義 者 必 多， 題 多 方 面 運 用， 必 要 時 亦 可 運 用 其 是 受 及 其 他 地 區， 但 不 宜 完 全 以 金 錢 為 誘 惑。 大 概 理 想 的 子 子 內 理 想， 此 乃 中 國 人 的 特 性。 我們應有自己的人生觀。</p>	<p>界人士如陳紀濤、蔡東元、李維揚、人、新風特及其他救國團地方黨人、士商體。</p> <p>救國團於五十五年七月間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p> <p>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p> <p>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p>	<p>Academia Historica</p> <p>150</p>
---------------------------------------------------------------------------------------------------------	-----------------------------------	--------------------------------------------------------------------------------------------------------------------------------------------------------------------------------------------------------------------------------------------------------------------------------------------------------------------------------------------------------------------------------------------------------------------------------------------------------------------------------------------------------------------------------------------------------------------------------------------------------------------	-------------------------------------------------------------------------------------------------------------------------------------------------------------------------------------------------------------------------------------------------------------------------------------------------------------------------------------------------------------------------------------------------------------------------------------------------------------------------------------------------------	---------------------------------------------------------------------------------------------------------------------------------------------------------------------------------------------------------------------------------------------------------------------------------------------------------------------------------------------------------------------------------------------------------------------------------------------------------------------------------------------------------------------------------------------------------------------------------------------------------------------------------------------------------------------------------------------------------------------------------------------------------------------------------------------------------------------------------------------------------------------------------------------------------------------------------------------------------------------------------------------------------------------------------------------------------------------------------------------------------------------------------------------------------------------------------------------------------------	--------------------------------------



190



# 中国国民党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 查禁殷海光书籍 令救国团组织学者 专家巡回演讲共组训高中教师两百 二十人至各暑期青年营队与学校 批 判殷海光、李敖、彭明敏等人思想

1967年6月28日，时任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中央工作会第六组（以下简称中六组）主任兼国民党中央心理作战指导会报（以下简称心战会报）成员的陈建中，呈上一份心战会报主席蒋经国在1966年间，心战会报第121次至第125次会议中指示各事项的执行状况。

在第一部分的签呈，陈建中报告蒋经国的重要事项中，「（二）关于敌后与敌前心战部分」提到，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以下简称救国团）于1966年7、8月间，邀请大专学校教授五百人分别举行座谈会，并发表对于「毛共匪帮迫害知识分子之意见，且向大陆知识分子致以恳切之慰问」。

另外在「（三）关于国内心防部分」中，奉蒋经国会议中「文化作战案中，许多办法尚应研究，我们要注意有代表性的。第一类可以李敖为代表，如李敖写给胡适的信，就是『红卫兵』的思想。第二类可以彭明敏为代表，即台独思想，第三类是殷海光代表的所谓绝对的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应研究出各类型思想的根据与错误之点，说明其害处。又复兴中华文化，与此问题有关，应注意研究」之指示，陈建中签呈中报告由国民党中央工作会第四组（以下简称中四组）、警备总部与救国团会同办理。

关于殷海光教授之著作，「中华文化之展望」等书，依法予以查禁，其他的著作则「严密审查」。而针对「各种错误思想」，该签呈中报告，救国团在 1966 年间，曾举办大专院校及各地区巡回学术演讲两次共组训高中教师二百二十人，至各暑期青年营队及各学校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建立中心思想」。

文件资料兹摘录如下：

机密速件

五六中六机 817

签呈 六月二十八日

一、去（五五）年一年中，中央心战指导会报曾举行五次會議（自一二一次至一二五次）。在以上各次會議中，

鈞座均有剴切之指示。根據

鈞座各項指示，會報秘書業務會議，均經進行協調分工，並分別由各單位遵照執行。

二、現各單位已將執行情形交會報秘書處。除編撰「中央心战指导会报五十五年歷次會議 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匯報表」一種外，茲就其重要者，摘要彙呈於左：

（二）關於敵後及敵前心战部分一

第五組曾發動各界募集支援空飄捐款一千一百餘萬元；又總政治作戰部在敵前實施大量飄放低空汽球，心战上造成我方優勢。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遵照

鈞座「以自由區知識分子吸引大陸知識分子，親切懇談，講道評理。」之指示，經邀請台灣各大专學校教授五百人，於五十五年七、八月間，分別舉行座談會，並個別發表其對毛共

匪幫迫害知識分子之意見，且向大陸知識分子致以懇切之慰問。此項座談意見與懇切慰問，經台北各大報予以刊載，同時對大陸進行廣播。

### （三）关于国内心防部分一

钧座指示：「文化作战案中，许多办法尚应研究，我们要注意有代表性的。第一类可以李敖为代表，如李敖写给胡适的信，就是『红卫兵』的思想。第二类可以彭明敏为代表，即台独思想，第三类是殷海光代表的所谓绝对的自由主义思想。我们应研究出各类型思想的根据与错误之点，说明其害处。又复兴中华文化，与此问题有关，应注意研究」。遵照上项指示，中四组、警备总部及救国团曾会同办理。关于李敖问题，由中四组与警备总部研商处理办法。关于殷海光思想问题，其著作如「中国文化之展望」等，均已依法查禁。其他著作则予以严密审查。而李敖、殷海光思想之根据与错误，经研究为否定现实、违反传统，从各种角度打击政府威信。经由「中华杂志」及「现代杂志」陆续著文予以驳斥。救国团在五十五年，曾举办大专院校及地区之巡回学术演讲两次，每次邀请专家学者四至八人担任主讲，并举办三民主义、时事、匪情等研究班，参加者均为高级中学之教师，共二百二十人。暑期时分赴各青年游乐活动营队，平时赴各学校。以批判各种错误思想、建立中心思想为主要工作要求。

谨呈

蔣先生

职陈建中（印）





第五組曾發動各界募集支援空飄捐款一千一百餘萬元；又總政治作戰部在敵前實施大量發放航空汽車，心戰上造成我方優勢。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遵照

鈞座「以自由區知識份子吸引大陸知識份子，親切懇談，溝通評理。」之指示，經邀請台灣各大專學校教授五百人，於五十五年七、八月間，分別舉行座談會，並當場發表其對毛共匪幫迫害知識份子之意見，且向大陸知識份子致以懇切之慰問。此項座談意見與懇切慰問，經台北各大報予以刊載，同時對大陸進行廣播。

（三）關於國內心防部份：

鈞座指示：「文化作戰案中，許多辦法尚應研究，我們要注意有代表性的。第一點可以李敦為代表，如李敦給胡適的信，就是「紅衛兵」的思想。第二點可以彭明敏為代表，即台灣思想，第三是殷海光代表的所謂絕對的自由主義思想。我們應研究出各類思想之根源與錯誤之點，

004

說明其害處。又復興中華文化，與此問題有關，應注意研究」。總領上項指示，中四組、新傳總部及教國函會會同辦理。關於李敦南函，由中四組與新傳總部研商處理辦法。關於殷海光思想問題，其著作如「中國文化之反省」等，均已依法查禁。其他著作則予以嚴密審查。而李敦南、殷海光思想之根源與錯誤，經研究為否定現實、違反傳統，從各種角度打擊政府威信。經由「中華雜誌」及「現代雜誌」陸續著文予以駁斥。教國函在五十五年，曾舉辦大專院校及地區之巡迴學術講演二次，每次邀請專家學者四至八人擔任主講，並舉辦三民主義、時事、經濟等研究班，參加者均為高級中學之教師，共二百二十人。暑期時分赴各青年育樂活動營隊，平時赴各學校。以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建立中心思想為主要工作要求。

四關於對國際心戰宣傳部份：

鈞座指示：「共匪的紅衛兵運動有三個要點：一是反俄（反修正主義），二是反美，三是反中

## 李戡 2020 年 3 月 17 日脸书

李戡

两年前的今天，我陪伴我爸爸走完他人生的最后一个上午。我送他去殡仪馆，手续办完之后，对着冰柜鞠躬，又跑回医院开记者会。我爸喜欢开记者会，他说开记者会的人运气一定要好，不然会被其他新闻盖掉。说来真巧，那天是礼拜天，也没有其他大新闻，所以他的新闻播个不停。我回家后一直在看电视，看到几位过去和他有交集的人发表感想，其中两个人让我印象深刻，一个是王世坚，一个是蔡英文。人的情感是很特殊的，我爸生病到离世十个月期间，我在他身边看尽人情冷暖，时间久了，自然养成了一种动物般的原始直觉，能判定谁是真心、谁是虚情假意。王世坚受访的时候哭了，我当时还不认识他，但我一眼就看出那是真心的。蔡英文脸书上写了一段话，从字里行间里，我也能感受到她的真诚和胸襟。当时郑丽君主动提议颁发褒扬令，我婉拒了，此事在对岸变成新闻，说我有「民族大义」，其实我婉拒的理由和民进党执政毫无关系，而是我爸本来就不喜欢这种东西。我一直记得郑部长的好意，去年参加谢聪敏告别式，我还特别向她表达感谢。两年来，我结交了很多民

进党的朋友，比如王世坚和他的办公室主任沈志霖，还有王定宇、高嘉瑜、林楚茵、范云等立委，也认识了立场各异的媒体人黄光芹、杨文嘉、周玉蔻、陈凝观、彭文正等等。从和他们的交往中不难感觉，尽管在两岸问题上和我爸立场不同，但大家都很尊重他对台湾的付出和热爱。这种尊重不同意见的气度，正是台湾的可贵之处。



周玉蔻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小故事，是因为两年来它们对我的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今天「统派」、「亲中」在台湾之所以变成贬义词，还真怪不了民进党，而是「统派」本身本来就杂碎横行、假货辈出、勾结大陆有关部门欺上瞒下粉饰太平，枉顾真实台湾民意。自己把「统一」招牌砸烂了，能怪谁呢？一个真正的统派，不应该是无条件、无脑地帮大陆说好话，而是理性客观提供建设性批评，帮助两岸变得更好（我父亲批评大陆的部分，经常被「和谐」掉，以至于有些智障说他不敢批评共产党）。敢于提供批评，前提是你得没有

利害糾葛，具備這種條件的統派，又有幾人？在我眼里，統派值得尊敬的就兩個人，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張安樂。張安樂雖然爭議不斷，但不可否認他是发自内心的理想主義者。好笑的是，張安樂官司纏身，大陸官方每次看到他說的話都一樣：「祖國十四億人民是你堅強的後盾。」這就是典型的大陸外事部門作風，成天出一張嘴，四面八方嘍爛人。

說到大陸有關部門，從我父親過世一事上，我徹底看清了他們的德行。當時，國台办主任張志軍和海協會董事長陳德銘都發了吊唁信，發布之前，先傳給鳳凰衛視老板劉長樂（他當時特地來台北安排鳳凰衛視做的追思節目），劉長樂讓我寫幾句話表達感謝，我直接說，「我拒絕接受」，「人活著你們打壓他、不准他的



陳德銘

書出版、縱容針對他的謠言滿天飛，人死了你們才假惺惺慰問，我不但不寫，還不接受這個破雞巴吊唁。」劉長樂好說歹說，我才同意接受，但堅持不表達感謝，最後採取折中方案——由他的秘書來



写，我「看过」以后再发给国台办。后来，我把手机拿来，删了三分之二的官样客套语句，只剩下一句话表达「收到，谢谢」之意，我知道删掉的最后肯定又被加回去了，但我也没办法计较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走的那天，中国大陆正在开两会，中宣部对这件新闻有两个指示：一是不能盖过两会的新闻，二是只能宣传李敖支持统一的思想，不提及自由主义的思想。我最了解我爸爸，他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他出生在1935年的满洲国，亲历日本殖民统治，所以他肯定共产党带领中国走向强大，也希望共产党循序渐进放宽言论自由。这两个原则，一点也不矛盾，但他的言论，经常被不同立场的人恶意曲解。在大陆官方眼里，谁在乎你言论的完整性？他们只宣传李敖支持统一的言论、生吞活剥地硬套符合官方的宣传口径。我看的一清二楚，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在对岸，我只在乎两件事：一个是李敖的名誉，一个是李敖著作的正常出版。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以我爸爸的「两袖清风」，面对这种微不足道的请求（国民党权贵谈的都是几个亿的项目），他们会给面子。为此，我还特地写信给新上任的刘结一，希望他保障我爸的基本权益，还引用《荀子》里「故君子结于一也」一句话赞美他，现在想来，我非常对不起荀子，我怎么可能侮辱他！我的立场很简

单，我爸一路走来，基于他的理想促进中国统一，不把「统一」当成生意来做、不把「统一」当摇钱树在大陆骗钱、更不当「双面人」大陆一套台湾一套，他的一切言行，都禁得起检验。我们父子要想在大陆捞钱，早就发大财了。特别是我，以本人的条件，若真要当青年「样板台胞」（这四个字是我发明的），整天在大陆唬烂台湾年轻人多么认同大陆、想要统一，到各省参与台湾青年创业项目、每天出现在央视《海峡两岸》胡言乱语、接广告代言，谁抢的赢我？我们不干这种和有关部门利益交换的没品事，唯一一次开口，只拜托保障往生者的基本权益，结果呢？不但不理你，还变本加厉打击你。



李敖参加《海峡两岸》节目

我想起 2005 年我爸去北京演讲，当时北京房价低得要命，一堆人劝他买房投资，他当时是立委，坚持不能买，说不要给人讲闲话。几年以后，有次我在北京大冬天走在路上，冻得要死，随口电话里跟他抱怨，「要是我们之前买房子就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说要是买了，他哪来的立场在台湾谈统一。我听了很惭愧，

再也不发这种牢骚，我也牢记我爸对我的教训，绝不靠「统一」两字骗钱发财，我确实做到了。我一直天真地认为，他的这种「美德」能换来有关部门对他出版物和名誉的最起码保障，结果我完全搞错了。大陆不会因为你的「美德」而尊敬你，反倒觉得你讨厌——因为你的「美德」、没有经济利益纠葛，让他们掌握不到把柄控制你的言论；因为你的「美德」，向社会大众凸显他们和国民党权贵勾结的难堪吃相；因为你的「美德」，让他们虚假业绩下的歌舞升平幻想里，多出了一个极不稳定要说真话的未爆弹。换言之，你有「美德」是你家的事，你的「美德」反倒给我们带来不方便。你的「美德」，换不来我们对你基本权益的保障，要和我们同流合污，彼此有把柄在对方手上，才有资格谈判。

正因为我看清了大陆统战部门的德行，在这次选举期间，我大力揭发国台办如何利用「假统」演假戏、欺骗两岸百姓、如何把两岸关系的恶化「甩锅」到民进党头上。我也希望台湾人认清现实，绝对不要盲目相信惠台 XX 条（不管是 26 条、31 条、一百条还是一万条）——它们只提前半段欢迎你的部分，不提你去了以后审查刁难你的部分。选举完之后，我很少针对武汉肺炎发表意见，并非我有任何顾虑，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能讲什么、讲了又有什么用。若说

大陆官方的作为，过去半年我谈的对岸官僚作风——自欺欺人、业绩挂帅、选择相信自己想听的、只准立场相符的人说话、禁止立场不同哪怕出发点是为你好的人（比如李文亮）说话，哪一条没有出现在这次的肺炎危机里？若论肺炎下的各种悲剧，我亲手签过我爸的急救、插管、束缚（避免病人乱抓管子）同意书各两次，还有殡葬火化的相关手续文件，经历这些事情以后，再看武汉层出不穷的悲剧，我除了为他们感到可怜，也无话可说。

两年来，亲身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更加珍惜台湾这块土地。在中国大陆，但凡你和政治沾上一点关系，你



李文亮  
(1985-2020)

永远只能活成他们给你量身定做的「样板台胞」模型，你出于善意稍微提点意见，他们就给你扣帽子说你台独，你坚持道德原则不同流合污，他们不但不尊重你，还觉得你来搅局、坏他们好事，加倍打击你。只有在台湾，你还可以活成一个人想活的样子——不管你政治立场如何，只要你有品，就能赢得尊重。我仍然支持统一，并

非我对迂腐至极的大陆官僚系统抱有任何期望，而是遵守我爸爸交代给我的遗愿。他在病床上对我说，「中国统一我看不到了，你要帮我实现它」，两年来目睹大陆对他变本加厉的封杀和刁难后，我每当想起这句话，心理就五味杂层、欲哭无泪，我除了佩服他，更为他感到不舍和不值。

我支持统一，是遵守我父亲的遗愿，我一辈子不会动摇，但在大陆官方不大刀阔斧整顿陋习之前，我绝不会考虑促进它。与此同时，我会和整个统战系统斗争到底，把它们谎言和假戏全部戳穿、让假统真面目无所遁形、让面子工程丢脸丢到全世界。我如果连自己爸爸的名誉都捍卫不了，被大陆整成这样还无条件支持统一，岂不是贱骨头？有人会说，你认同统一却不促进它，这是什么逻辑？我的答案很简单，这跟共产党员认同马列主义，却不愿实践财产公有制，是一样的道理。



# 王世坚 2020 年 3 月 17 日脸书

王世坚

今天是李敖大师逝世两周年的纪念日，虽然我与李敖统独立场完全不同，但李敖过去自学的精神，与追求民主自由理念的坚持，都值得身为晚辈的我们效法。

李戡的政治立场虽如他父亲李敖一样，也追求两岸统一，但风骨也如他父亲一样，不靠「统一」两个字骗钱发财，因此虽然立场截然



王世坚

不同，但我对李敖充满尊敬，也祝福李戡在英国学业顺利、早日回台湾贡献国家社会，成为父亲的骄傲！

## 李敖周年祭

付如初

### 李敖与李戡

胡适去世的当天晚上，李敖曾写下：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这是胡适去世前一个多月，他在《播种者胡适》里写的，后来，围绕着这句话，李敖写成了一篇文章，篇名叫《“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也是围绕着这句话，他陆续写成了《胡适研究》《胡适评传》《胡适与我》。而且，在文星期间，他为胡适编纂了《胡适选集》十三册出版发行，并由此引得胡适门徒和胡夫人对其“纪念资格”的“讨伐”。

李敖说，自己是以“酬答死友”的心意来发扬并流传胡适思想的，并不只是为那雪中送炭的一千元——在



《胡适研究》

李敖籍籍无名，穷得当裤子的青年时代，胡适曾送他一千元救急。

李敖认为，传播胡适的思想才是对他真正的尊重和怀念，至于由谁来发扬流传、由谁来出名得利，根本都属于小焉者也，都是余事，不足为虑。

那时候的李敖，研究和撰写胡适的学者李敖，敬谨审慎，中正平和，境界超凡。或许，迄今为止，对胡适思想的研究，也难有出其右者。难怪有读者感叹，以李敖的才华，若是安心做学者，成就岂可限量？然而，李敖所在的时代，李敖所有的性情，学者的书桌又该安在何处呢？

胡适身后，幸有李敖。“五四”百年之际，此感尤甚。李敖逝世周年之祭，此感尤甚。

百感交集中，只留一问：李敖身后，“李敖”何在？

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自传里，有一节叫《我吹牛，因为你沉默》。他说：“我承认有些人了不起，但他们活在我活的时空里，不会凌



胡适

(1891-1962)

我而上。王阳明说他做圣人，他做不到；但圣人做他，也不会超过他。”

平心而论，这并非狂人之语。评价一个人的主张和思想，读他，研究他是基础，而且环境和背景不可或缺，大是大非是否有失至为重要，这是常识。评价一个人的历史价值，历史的眼光是其根本，毁誉皆须有据，这也是常识。

李敖，堪当这样的阅读和研究。

然而，因为他傲、他独、他闹、他骂、他吹牛、他计较、他“自大其身”、他不招朋引类、他自足、他才华无敌，所以，他的苦心焦思、困学纪闻、他的“没个商量处”，他的“虽千万人吾往矣”都更容易变成围观者心中的块垒，看客眼前的闹剧，而难让人有郑重谨慎的兴趣，有客观深入的能力，所以，他孤立、他寂寞、他不幸。

高层难及，浮云遮眼；名满天下，谤亦随之，误读亦随之，寂寞亦随之。

“我的朋友胡适”尚且身后寂寞，托衣钵者代代无穷的鲁迅尚且身后寂寞，何况李敖！

或许，这不是难解的谜题，这是人间崎岖，是人心炎凉，是古今中外的通理。

或许，天才和巨人总是知音难觅，在大名大利之间，坦荡和温暖也总是稀缺。

在《李敖自传》的最后一节《给他们时间，但我不再给我时间了》里，李敖慨叹：“我一生被蠢人骂……对先知来说，他必须有心理准备：蠢人可能跟不上你，他们尚在永恒中沉浮，要给他们时间来骂你。”

八十岁的李敖，依旧自信，依旧昂然。正如我们今天重读他的书，依然会感到的他的样子。

李敖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李戡，从经济学改学近现代历史的剑桥大学博士，曾在上海、沈阳等地的书店跟读者见面。言谈举止间，他没有父亲身上的“狂”，反而有时候略显拘谨。他更是一个年轻的绅士，在八月的上海也坚持以西装上台。只在回答



李敖  
(1935-2018)



读者提问的时候，在往返车程中闲聊家事的时候，他更多地让我们看到了李敖的影子，机敏、有趣、是非分明。看得出来，他关心大问题、大是非，也不放过小矛盾、小细节。

最近，他出版了新书，显然，在成为历史学者的路上，他迈出了自己的步伐。

而在父亲去世半年的时候，李戡曾在朋友圈中写：

“半年前的此刻，爸爸离开了，他走得很干脆，没有痛苦，就像回忆录里写他爷爷‘死得如此清醒利落，真是高人的死法。’我看着爸爸断气，趴在他胸口哭了几分钟，想起小时候和他玩耍时最喜欢咬他的耳朵，于是我轻轻咬了他左耳一口，用这种方式和他道别。爸爸在病床上和我说过，‘我们两个人的事，是一个人的事。’我永远铭记在心。《论语》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对我而言，终生无改于父之道，才是一生奋斗的目标。”

或许，李敖依旧未来可期，因为有李戡。

# 李敖捐助珍藏中国美术精品 极富慈善拍卖意义

（记者郑松维 / 专题报导）艺术品拍卖之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前的罗马时代，当时拍卖通常是为了解决破产案件或处置战利品和奴隶；艺术品拍卖市场经过多年的发展，拍卖行的运营已然相对成熟，而独树一帜的慈善拍卖也逐日进军市场互别苗头，艺术品慈善拍卖基于良好的捐赠模式和巨大的宣传效应，是慈善事业一种全新的方式，历年来本土最具意义的拍题，当属1995年「李敖捐助珍藏中国美术精品」的拍卖活动，所得款项部分捐赠做东吴大学章孝慈校长医疗费用。



《李敖所藏中国美术精品》

1993年东吴大学章孝慈校长为弘扬大学人文精神，展现自由与宽容学风，亲自登门造访文史学家李敖，邀请李敖至东吴教书，素以「批蒋」震惊文坛的李敖也欣然允诺，这一胆量与度量，在杏坛

留下佳话。1993年6月26日，东吴大学正式给李敖寄来了「东吴大学聘书」，在表格「著作栏」中，李敖填的是「不胜枚举」，「对班级人数设限之意愿」栏中，他填的是「教得好不怕学生多」。

执教东吴，是李敖近十余年来的第一份正式职业。在东吴大学授课期间，他的教法大受学生欢迎。原预定上课地点只是能容纳五六十人的普通教室，后来换到大教室，依然挤得满满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章孝慈

(1942-1996)

1994年8月15日，章孝慈校长在华视演讲会上播出「大学教育之精神内涵」，指出：李先生到学校来任教，有很多的报导满关心的，说东吴大学怎么聘李敖呢？李敖是备受争议的一个作家。有人说他是个疯狗、有人说他是个流氓、有人说他是个打手、有人说他是个天才，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很单纯，我们认为任何角度的学者都可以在东吴发展一个看法、一个见解，因为这是一个自由市场，

能不能被接受，就须经过所谓的市场检验，这是一个最客观的环境，而不是某些人来认定是好、是坏。

让他有机会在学校里、在大学里，把你的学术见解提出来，如果你真的是被大家所无法接受，可能的结果是没有人选课嘛！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向各位报告，学生的眼睛是雪亮的，哪个老师好，哪个老师不好，他清清楚楚的，你教的东西有没有内容，他也是清清楚楚的。让李敖李先生到东吴来，赞成他也好，不赞成他也好，那你在课堂上，在学术上和他



拍卖会现场

讨论，让同学来做个选择，这是一所大学的学术生命，要延续，要发展，不可缺少的就是兼容并蓄。

1994年11月14日，章孝慈突然在北京患脑溢血，从此陷入昏迷，成为植物人。1995年2月15日，李敖在他六十岁大寿这天，

慨然宣布将捐出平生收藏的古董、艺术品，做为东吴大学校长章孝慈的医疗基金。

某晚，记者在报社编辑部接到李敖好友（电视政论节目名嘴）的来电，询问办理艺术品拍卖的事宜，回曰公司董事长你比我更熟，直接开口应没问题，后续工作会帮忙完成的，于是1995年3月5日在敦化诚品12楼的新光美术馆展开这项珍藏艺术品慈善拍卖会，活动进行得如预期顺利，事后李敖将拍卖字画所得新台币七百



拍卖会现场

余万元，交给黄宏成与张美珍一同送往东吴大学，由教授王伟勇代收，作为章校长医疗费用。



## 编辑室报告

辰之

集刊出了两个月，按说应该出到了第五期，但由于推出了《李敖研究丛书》，故而推延掉了一期，此次恰逢李敖先生九十大寿，所以干脆来个一炮双响，同一时间推出两期集刊，也正好赶上了发行的进度。

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发现了这期集刊的名字有些猫腻，所谓介绍、经过、等会，就是指老蒋、小蒋和小蒋养的狗。这是一种擦边球的玩法，名字你一听就能听出来，但我又没说的那么明白，这种一说一听之间形成的空白区域，就是李敖所说的“悬崖边上的三五步”。我们就是要慢慢探出悬崖边上的安全位置到底在哪，在悬崖上添砖加瓦，盖起一座言论自由的堡垒。我们不应该自己吓住自己，不要一面离悬崖越来越远，一面抱怨空间太少。不迈出这三五步，你就得不到言论自由。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有些小题大做，一个名字而已，那有那么大的意义？当然不只一个名字，细心的读者如果留意，会发现本期及以往几期集刊中所收录的一些文章，不乏涉及敏感人物或机构的，

但我毫不忌讳，也毫不怕犯忌讳，依旧照登不误，这不能说不是在一步一步试探。

我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争取在李敖研究方面百分百的言论自由。真正的自由不是等来的，不是求来的，不是施舍来的，是一点点争取来的。当我们扪心自问，现在的自由尺度不能满足自己时，我们不应该只是抱怨，而是要努力的去争取，哪怕只是一点点，也是多一分自由。

我必须要说，我并非现在一些所谓的自由派，因为现在的自由派从来不争取自由。我所学习的是在八十年代开拓言论自由的李敖先生，虽然不过是邯郸学步，但也总算是迈进一步来了。

最后声明，集刊由我总成其事，我便为此集刊负全部责任，一切与他人无关。

解釋・經過・等會

李敖研究資料集刊 第五輯



- 編著者 辰之
- 出版者 李敖出版社・文星書店有限公司
- 發行人 李敖  
臺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3897號
- 郵政劃撥 0798807-8 蘇榮泉
- 董事長 蘇榮泉
- 監管組 辰之 督印組 辰之 校訂組 海心
- 編輯組 辰之 資訊組 辰之 美術組 辰之
- 訂戶組 海心 發行組 海心
- 代理發行 小書書報社  
臺北市敦化南路490號12樓之8  
電話7080001 FAX7023411
- 印刷所 海王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 版權 保有一切版權
- 臺灣境外 劉會雲 Martha Liu  
總負責人
- P.O. Box 14767 Richmond, Virginia 23221 U.S.A.
- 版次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
- 定價